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上

蕃瑟

十九絃瑟

黃鍾瑟

靜瑟

太一樂

繞梁

蕃瑟 四絃

雅瑟

二十七絃瑟

平清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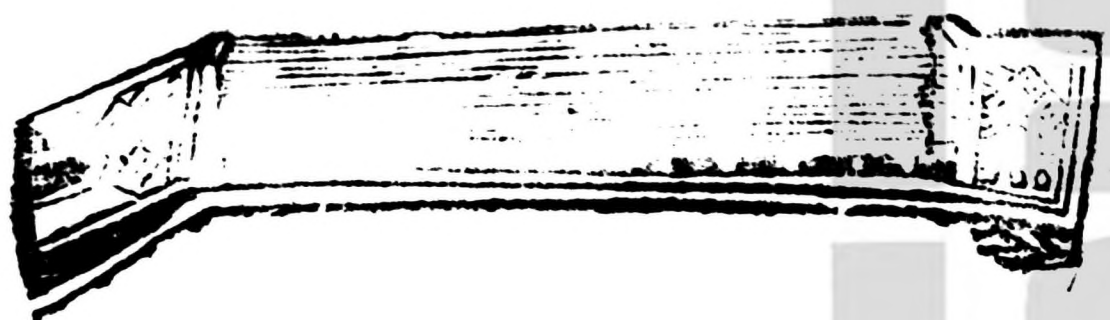
寶瑟

天寶樂





雅瑟 二十三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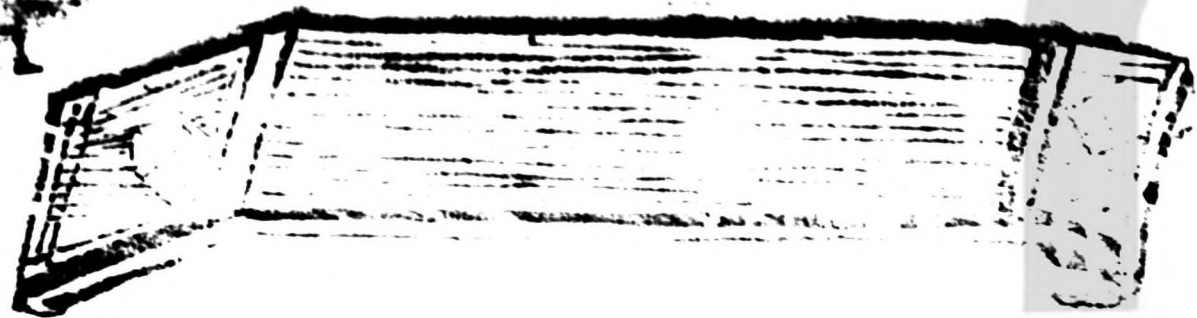
三禮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二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蕃之爲言羸也古者大

瑟謂之濼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其制與  
雅樂大同而小異豈時異異制歟

十九絃瑟



二十七絃瑟



黃鐘瑟

禮記冬日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鐘之瑟用槐八尺一寸為之夏至日用桑五尺七寸為之失古人用相之意

平清瑟

隋代何妥少好音律留意管絃文帝令定鐘律於是作平清瑟三調吉宋朝雅樂作大呂黃鐘二均吉至妥始奏專用黃鐘詔下公卿議從之

靜瑟

王子年拾遺錄曰古之圓山有林木焉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為瑟故曰靜瑟也慎子曰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為瑟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然則瑟之材其可以擅為之乎

寶瑟

晉書有寶瑟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此觀之非特琴為然雖瑟之寶者亦不嫌其同名矣

太一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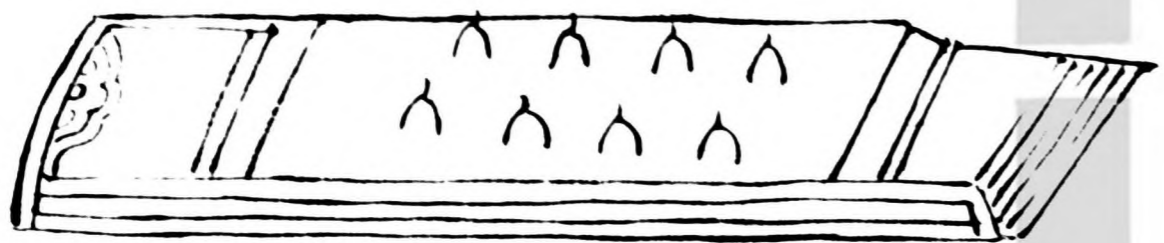
太一之制十二絃六隔大抵與琴相類合散聲十二隔  
去七十一絃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為宮合八十四  
調唐開元中司馬滔所進者也後世雅樂宮縣內用之  
然亦溺於七音之失矣

天寶樂



天寶樂形類石幢其絃十四而設柱黃鍾一均足正倍七  
声移柱作調以應律天寶中任僊所進也舞者亦執焉

繞梁



繞梁之制大致與箜篌相似宋武帝大明中沈懷遠被徙廣州為之也懷遠亡其器亦絕矣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四終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中

雙鳳琵琶

金縷琵琶

直頸琵琶

曲頸琵琶

大忽雷琵琶

小忽雷琵琶

阮咸琵琶

雲和琵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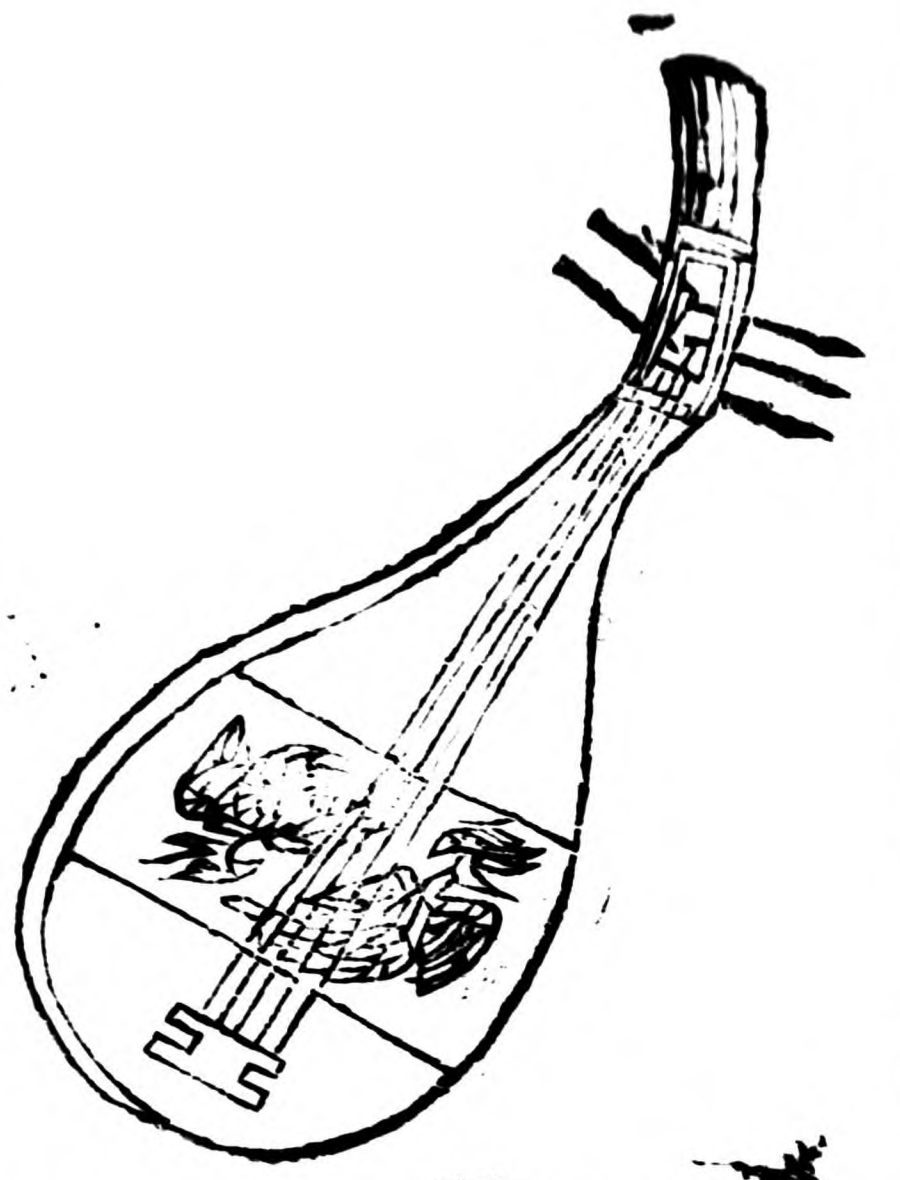
二弦琵琶

六弦琵琶

七弦琵琶

八弦琵琶

雙鳳琵琶



唐天寶中官者白秀正使西蜀回獻雙鳳琵琶以邏沙  
 檀為槽溫潤輝光隱若圭璧有金鏤紅文變成雙鳳貴  
 妃每自奏於梨園音韻凄清飄如雲外殆不類人間矣  
 諸王貴主競為貴妃琵琶弟子亦一時習尚然也然亦  
 異物君子不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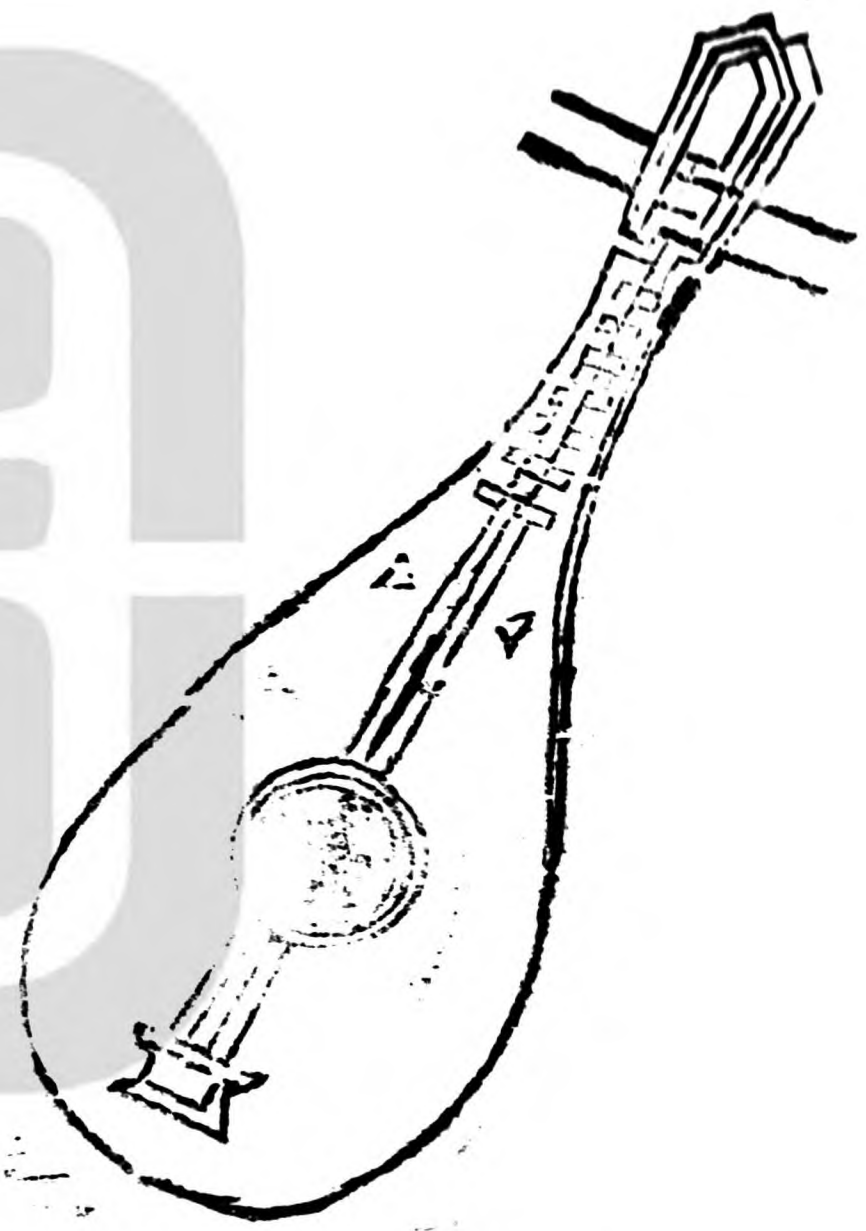
金縷琵琶 銀柱金縷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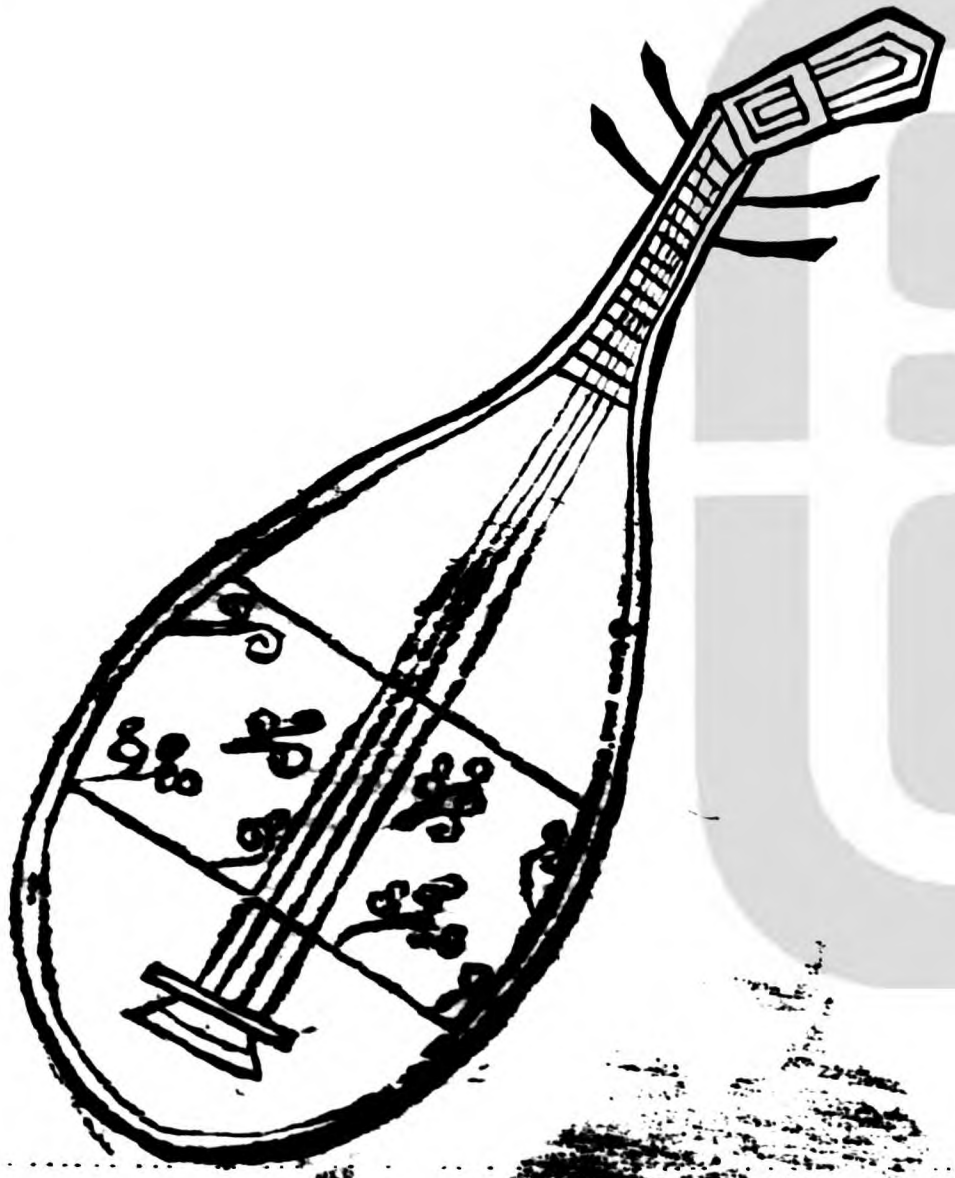
比蘇褚淵善彈琵琶武帝時在東宮賜之金縷柄銀柱  
 琵琶高帝曲宴羣臣俾各效伎能淵彈琵琶王僧虔彈  
 兼沈文秀歌張恭兒舞王恭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唯  
 知誦書因跪前誦相如封禪書由此觀之引君於淫樂

者淵恭之徒其迪之以盛德之事王儉而已嘗觀宋范  
 曄亦善彈琵琶終不為文帝屈勝之亦善鼓琴終不受  
 漢王聘然則淵恭之徒聞之得不少愧於心乎

直頸琵琶



曲頸琵琶



唐樂有大小琵琶之制今教坊所用乃其曲頸者非直  
 頸者也梁史稱侯景之亂使太樂令彭雋齊曲頸琵琶  
 就簡文帝飲則南朝無事制明矣晉仁祖嘗據胡床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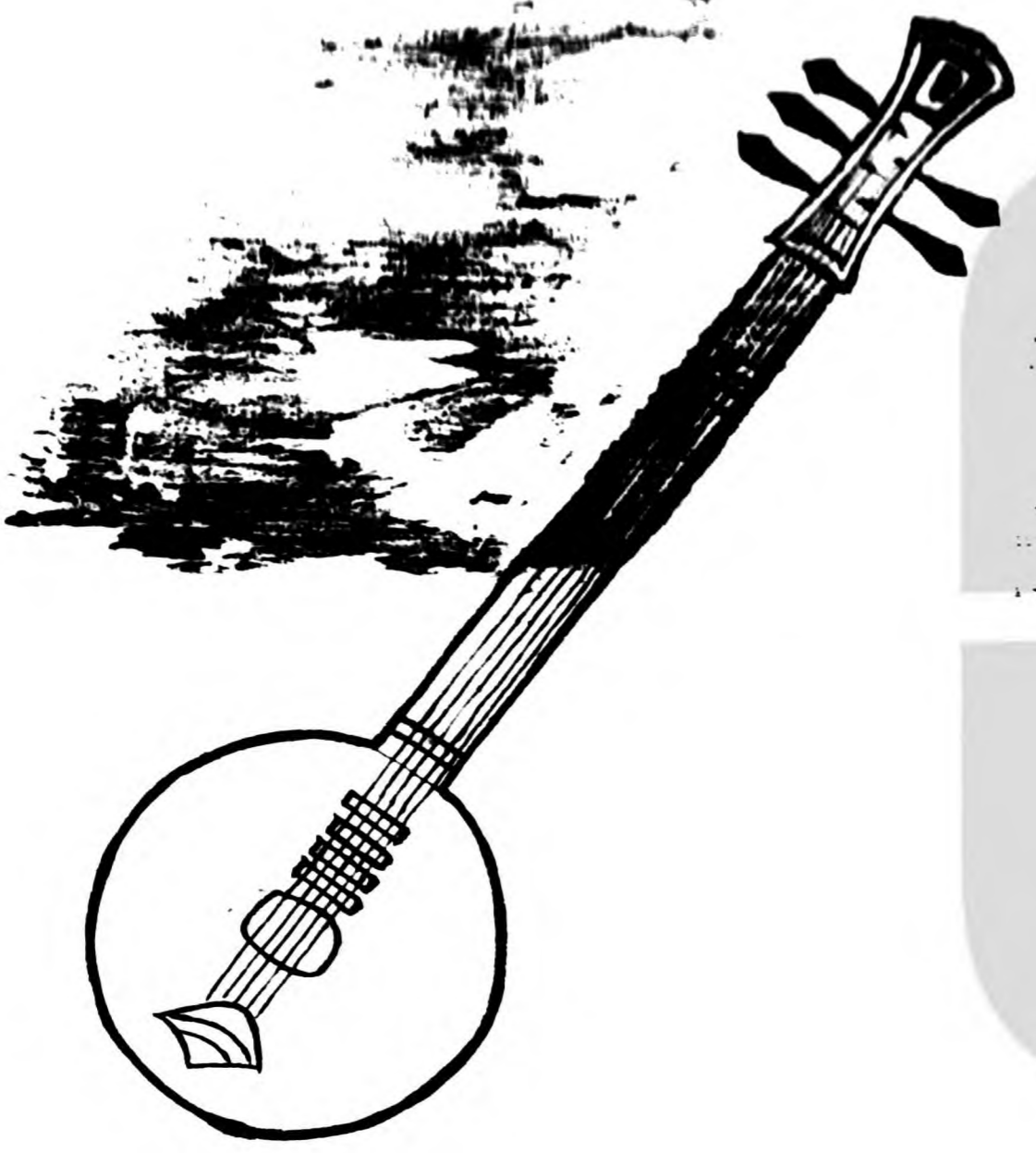
大市佛圖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以王者之尊作胡俗  
之樂于市樓之上失其所謂尊其瞻視使人望而畏之  
之道也

大忽雷琵琶

小忽雷琵琶

唐文宗朝內庫有琵琶二號大忽雷小忽雷時有內弟  
于鄭中丞常彈小忽雷遇起頭脫送崇仁坊趙家修治  
遭遭訓注之亂人莫知者已而中丞沒身忤旨之難權  
相舊吏梁厚本得諸祕器而妻之又賂樂匠得趙家所  
修治器每至夜分輕彈後遇良辰飲於花下酒酣彈數  
曲遣有黃門過而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声也翌日達  
上聽文宗驚喜遣中使召之仍赦厚本罪別加錫賚焉  
咸通中有米和郎田從道尤善此藝顧况有忽雷兒之  
歌蓋生於此

阮咸琵琶



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時崩明於古冢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為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

太宗舊制四絃上加一絃散呂五音大呂絃之調有數法為宮是正聲

或為下或為下阮類琴有濁中清三倍聲上隔四柱濁聲也

應琴下暉中隔四柱中聲也類琴中暉下暉下隔四柱

清聲類琴之上暉今太常樂工俗譜按中隔第一絃第

柱下按黃鐘第一柱下按大呂第二柱上按夾鍾第三柱上按姑洗第四柱下按中呂第五柱第一絃第

柱下按黃鐘第一柱下按大呂第二柱上按夾鍾第三柱上按姑洗第四柱下按中呂第五柱第二絃第

柱下按黃鐘第一柱下按大呂第二柱上按夾鍾第三柱上按姑洗第四柱下按中呂第五柱第三絃第

柱下按黃鐘第一柱下按大呂第二柱上按夾鍾第三柱上按姑洗第四柱下按中呂第五柱第五絃第

凡此本應五音非有濁中清之別也今誠去四清聲以合五音則舜琴亦不是過也

雲和琵琶十三絃

雲和琵琶如箏用十三弦施柱彈之足黃鍾一均而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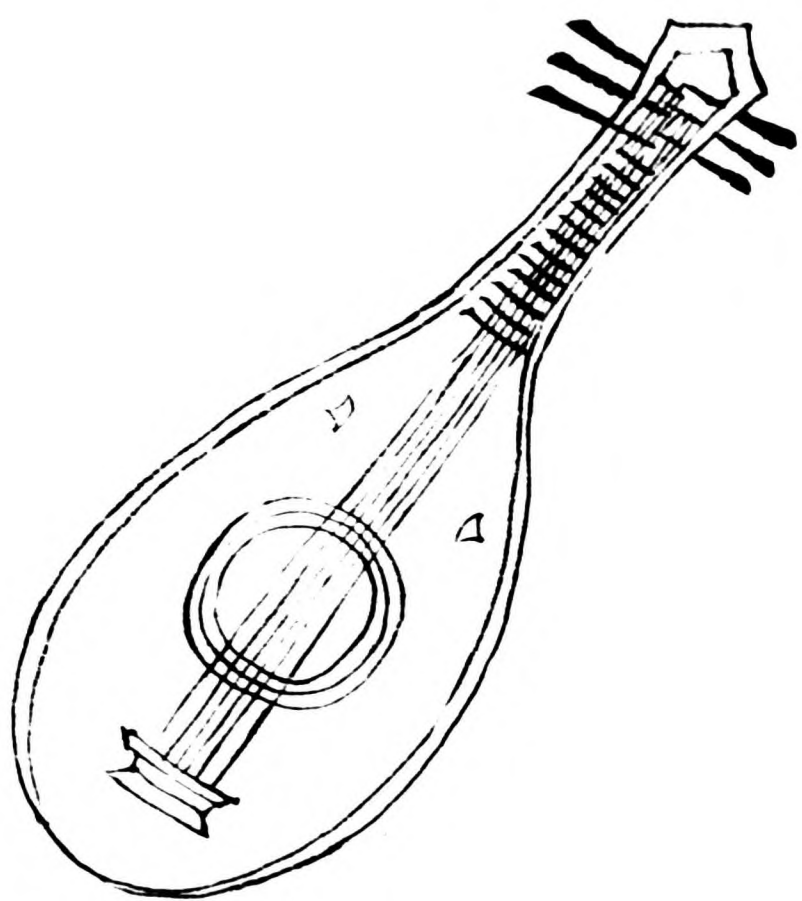
六聲其首為雲象因以名之非周官雲和琴瑟之制也  
晉嵇康曰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  
瑟則體靜而心閑信乎琵琶不如琴瑟遠矣唐正觀末  
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惟作聖蠻奴大鳳傾盃樂三曲  
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然亦世俗之樂也

二弦琵琶 四隔 孤柱



釋名曰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琵琶二弦形如琵琶四隔  
孤柱合散聲隔八柱聲總十聲得聲生於日之數也

六弦琵琶



六弦之器狀如琵琶而長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總三十一聲隔調應律唐天寶中史盛所作也

七弦琵琶



七弦之制形類阮咸而旁有少缺近取便身也絃十三隔孤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摠九十九聲唐開元中鄭喜子所進也

八弦琵琶



北齊李操李德忱素善音律因採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五終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絲之屬下

五絃箏

十二絃箏

十三絃箏

銀裝箏

雲和箏

鹿爪箏

軋箏

鼓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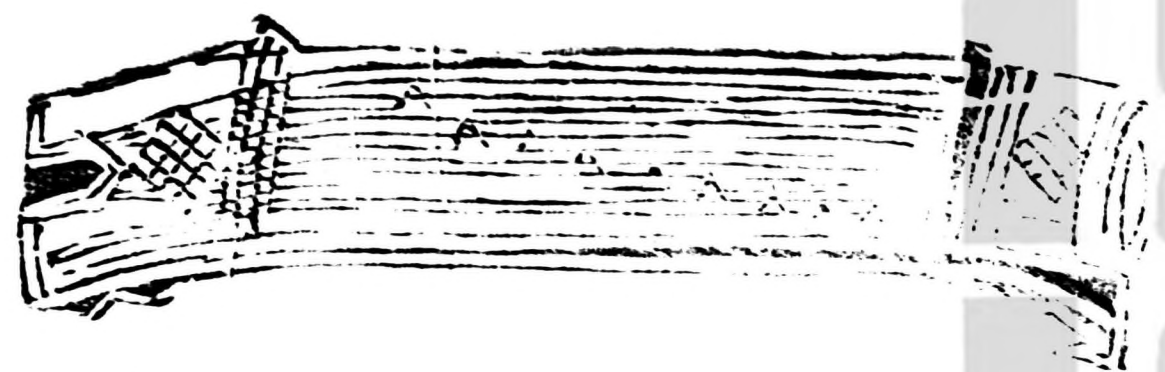
擊筑

樂准

五絃箏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十三弦箏



十一弦箏



箏秦聲也世謂蒙恬為之然觀其器上隆象天下方象



地中空象六合弦柱象十二月體合法度節究哀樂斯  
乃仁智之器也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閑思哉風俗通  
曰箏五絃筑身而瑟弦并涼州箏形如瑟是也京房制  
五音准如瑟十三絃實乃箏也阮瑀曰身長六尺應律  
數也弦有十二四時度也柱高三寸三才具也二手動  
應日月務也故清者感天濁者感地而唐唯清樂箏十  
二彈之為鹿骨瓜長寸餘代拍他皆十三弦今教坊無  
十二弦者不知五弦合乎五音十二弦合乎十二律而  
十三弦其一以象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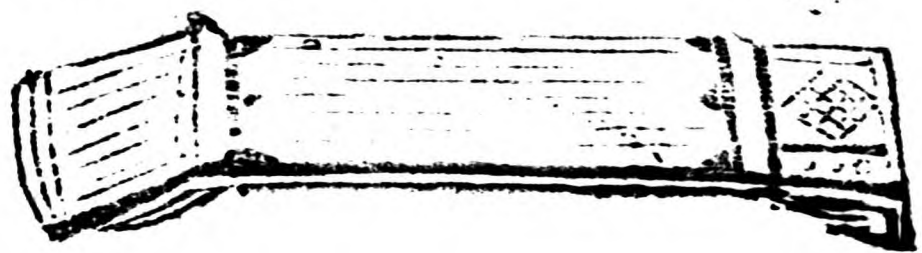
聖朝用十三絃箏第一絃為黃鍾中聲設柱並同瑟法

然非雅部樂也十二中聲一絃黃鍾清聲二絃大呂三

七絃蕤賓八絃林鍾九絃夷則十絃黃鍾清聲十一絃無射十二絃應鍾十三絃夷則十

銀裝箏

宋何承天幼好律歷之學尤善彈箏文帝賜之銀裝箏一  
堂考魏晉之世孫氏善廣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  
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而列和郝索  
甘與荀免同定律呂故傳休弈曰人多欽所聞忽所見不亦



或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

雲和箏



有清樂部有雲和箏蓋其首象雲與雲和琵琶之制類矣  
于頔常令客彈琴其嫂聽而歎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



琵琶聲亦可謂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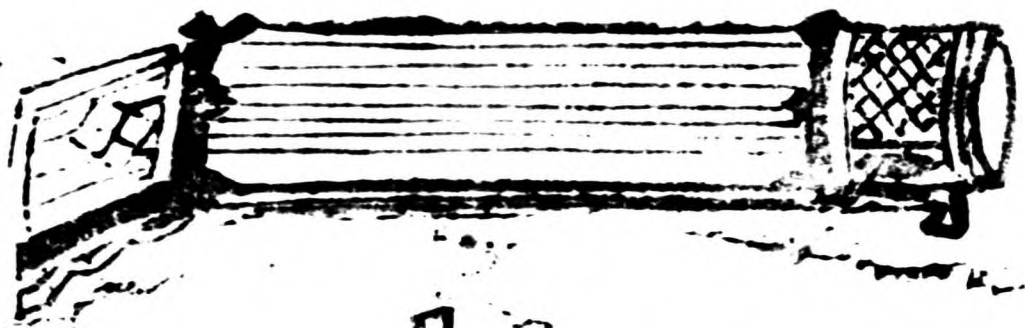
箏



梁羊侃素善音律自造採蓮歌頗有新致妓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陸大喜者著鹿角爪長七寸古之善箏

者不獨此也郝索謝常相伊何承天之於晉辛宣仲之於宋皆世所謂善箏者也其得妙趣遺音者特雍門周而止耳故時人謂雍門周能使喜者墮淚戚者起舞焉

輒箏



唐有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因取名焉

### 鼓箏

說文曰箏鼓弦筑身樂也英雄記述袁紹使鼓箏於帳中燉煌實錄述索承宗伯夷成善鼓箏又張華令郝生鼓箏史記李斯曰彈箏而歌者真秦之聲音書曰栢伊撫箏而歌由此觀之箏之為樂真秦聲也古人非特鼓而彈之亦撫而歌之者矣昔魏文帝曰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則梓之為木非特以為琴瑟亦用之為箏者矣凡此非君子常御之樂魏之游楚常携以自隨君子不取也



擊筑

筑之為器大抵類箏其頸細其肩圓以竹鼓之如擊琴然又有形如頌琴施十三絃身長四尺二寸頸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首長廣七寸五分闊六寸五分品聲按柱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焉高漸離擊之於燕漢高祖擊之於沛而戚夫人亦善焉至唐置於雅部長四尺五寸折九尺之半為法是不知特世俗之樂非雅頌之音也

聖朝仿龍襄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絃黃鍾正聲次第十二正聲全第十二絃黃鍾清聲箏以指彈筑以筋擊大同小異其按習並依鍾律彈擊之法降之俗部可也

樂准



東漢京房性好鍾律知音聲作准器其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應黃鍾之律九寸其中一弦下有畫分寸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實乃箏也漢史官侯部用之唐元和以後律家莫能為者後魏陳仲儒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是不知京氏之術得諸小黃門令焦延壽而已非聖王之制也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六終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竹之屬

雅簫

頌簫

籟簫

短簫

燕樂簫

清樂簫

教坊簫

唱簫

和簫

鼓吹簫

李冲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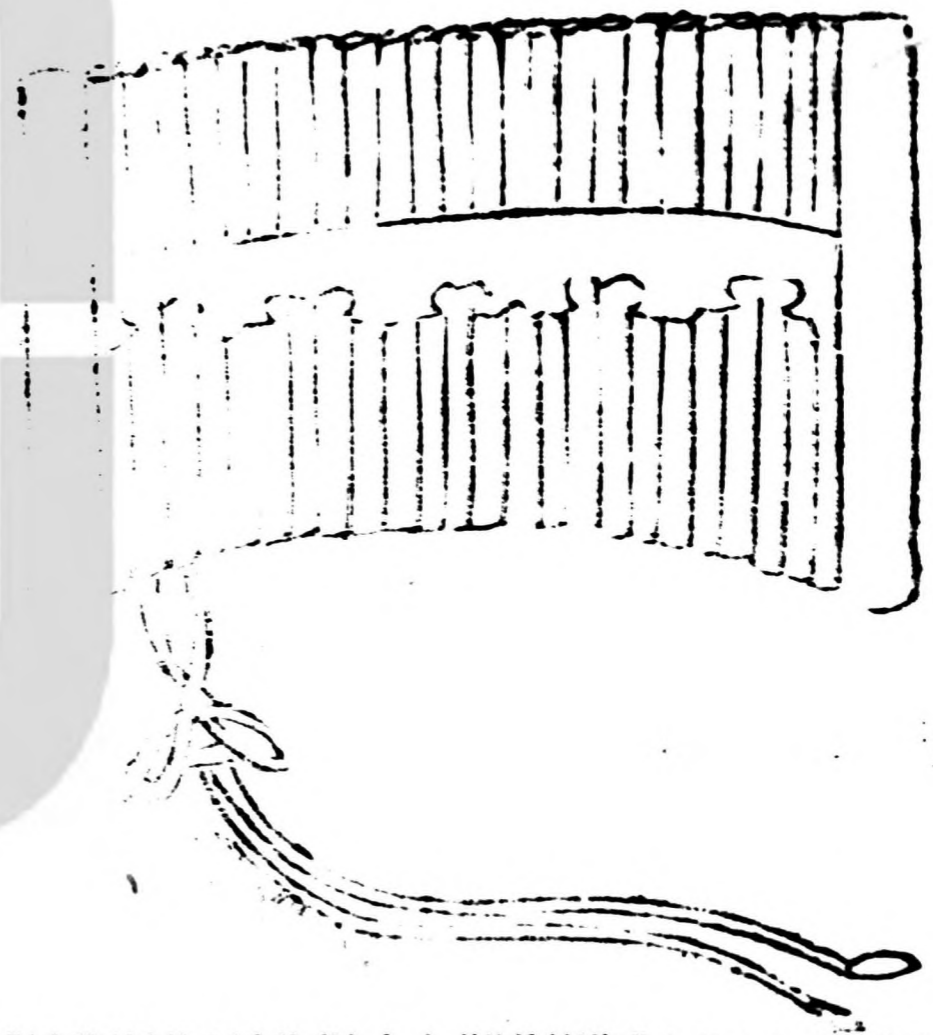
鳳簫

吹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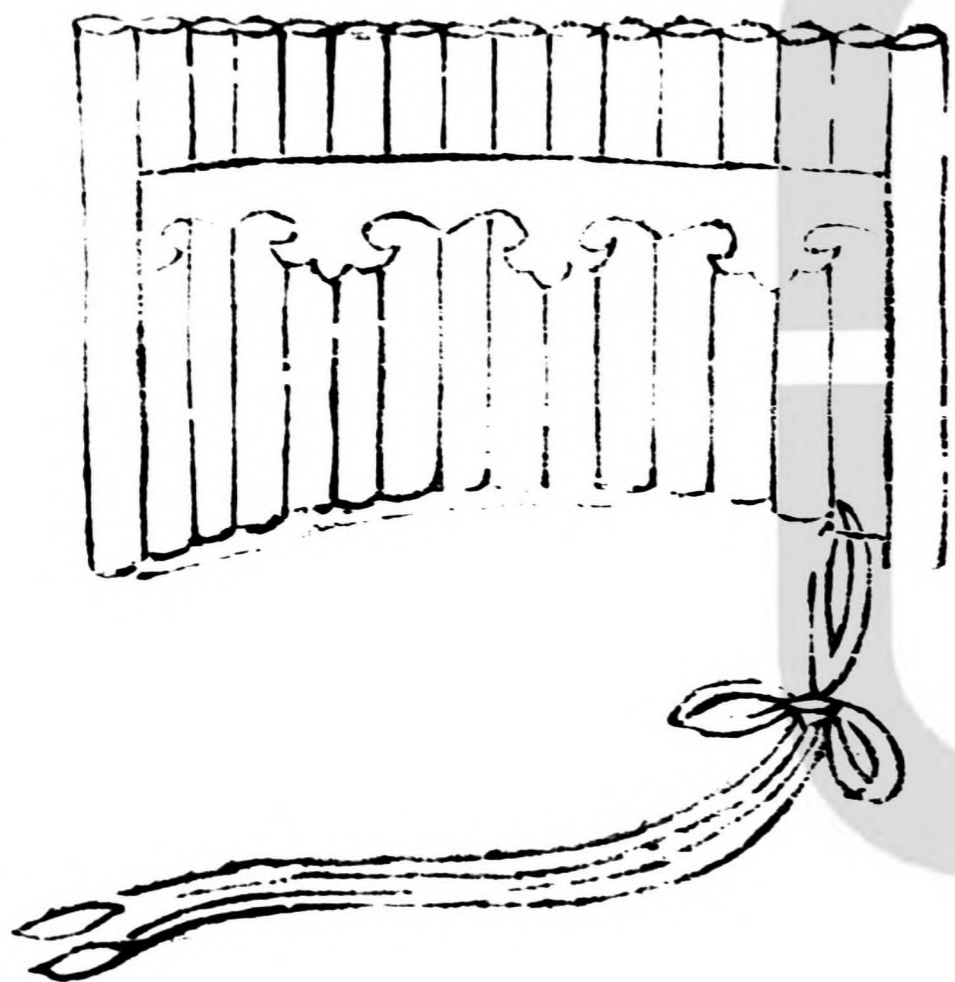
七孔簫

霜條篴

吹篴



頌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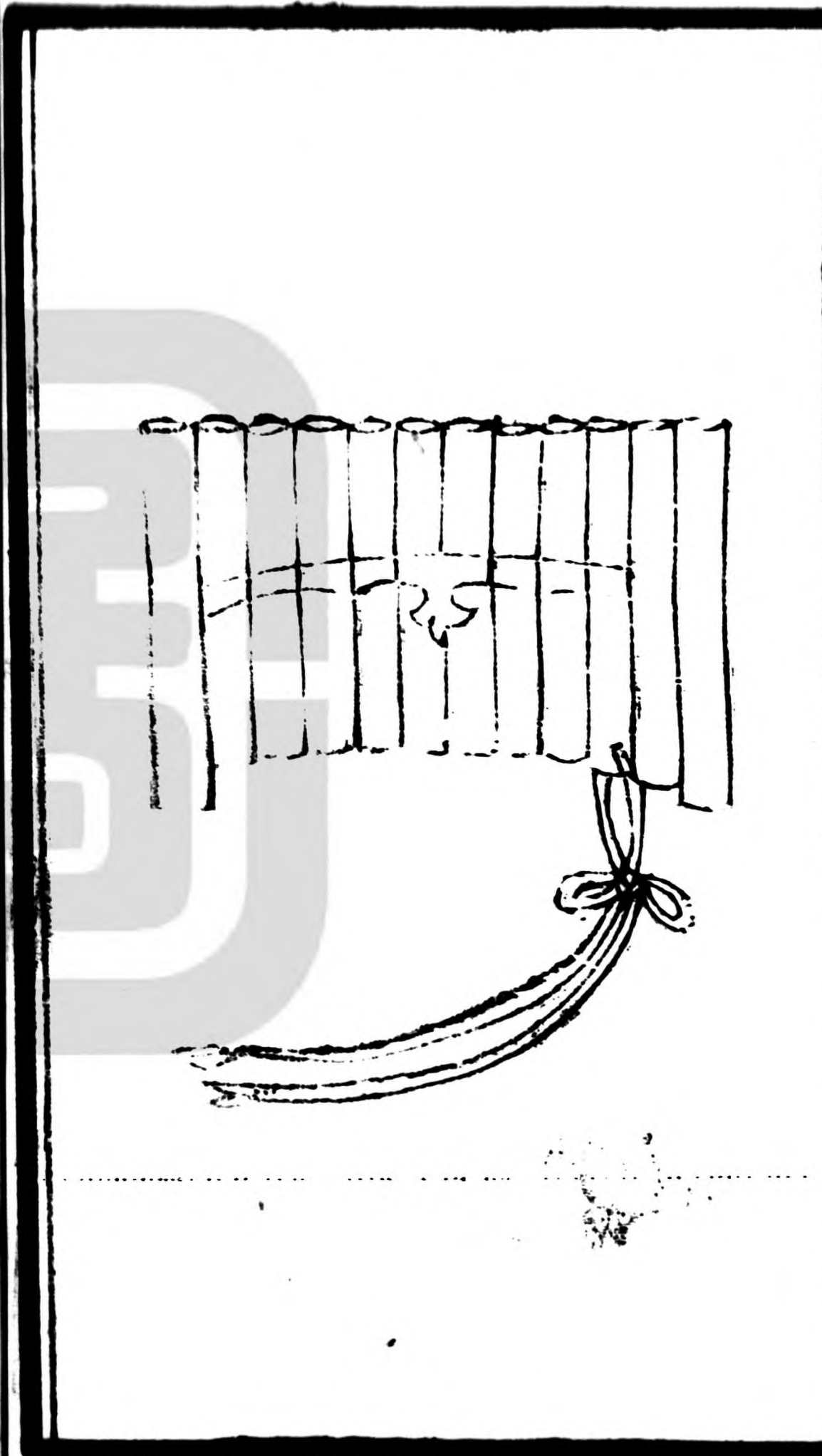


禮圖雅簫尺有二寸二十四  
 郭璞謂大簫二十三管小簫十六管蓋二十四管備律  
 呂清濁之聲先王之制也十六管兼十二律四清而為

之豈古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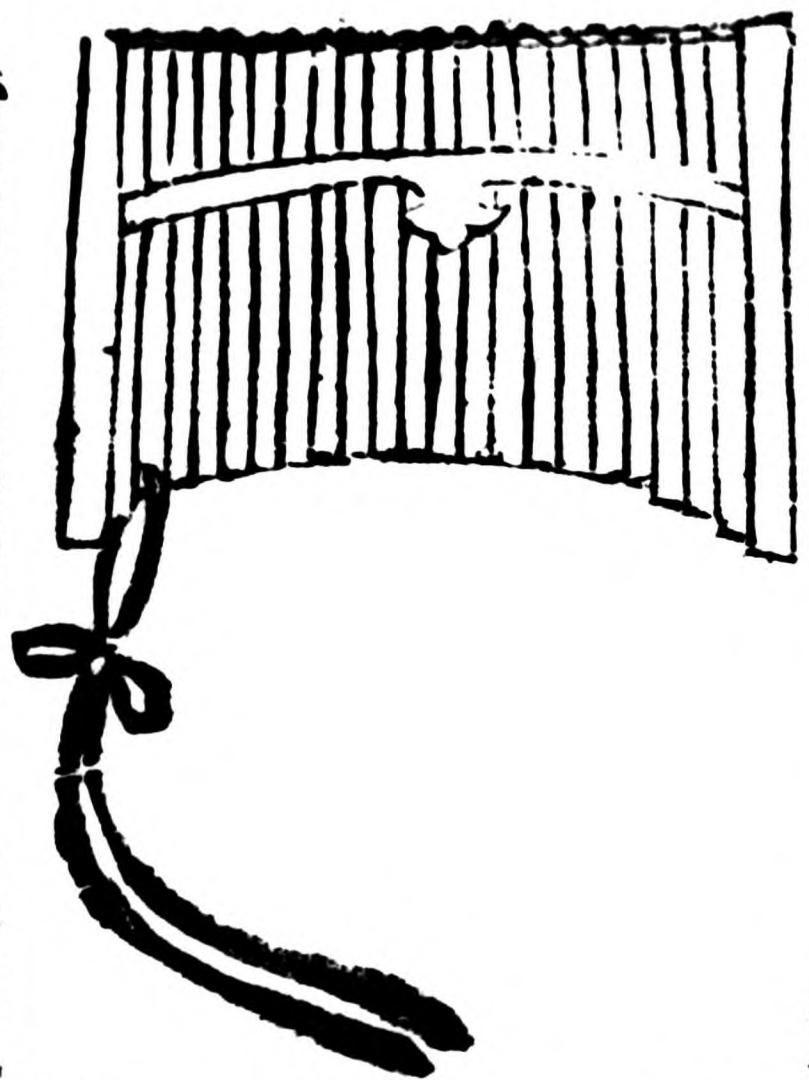
聖朝教坊所用長五六寸十六管有底而四管不用非  
古人制作之意也

籟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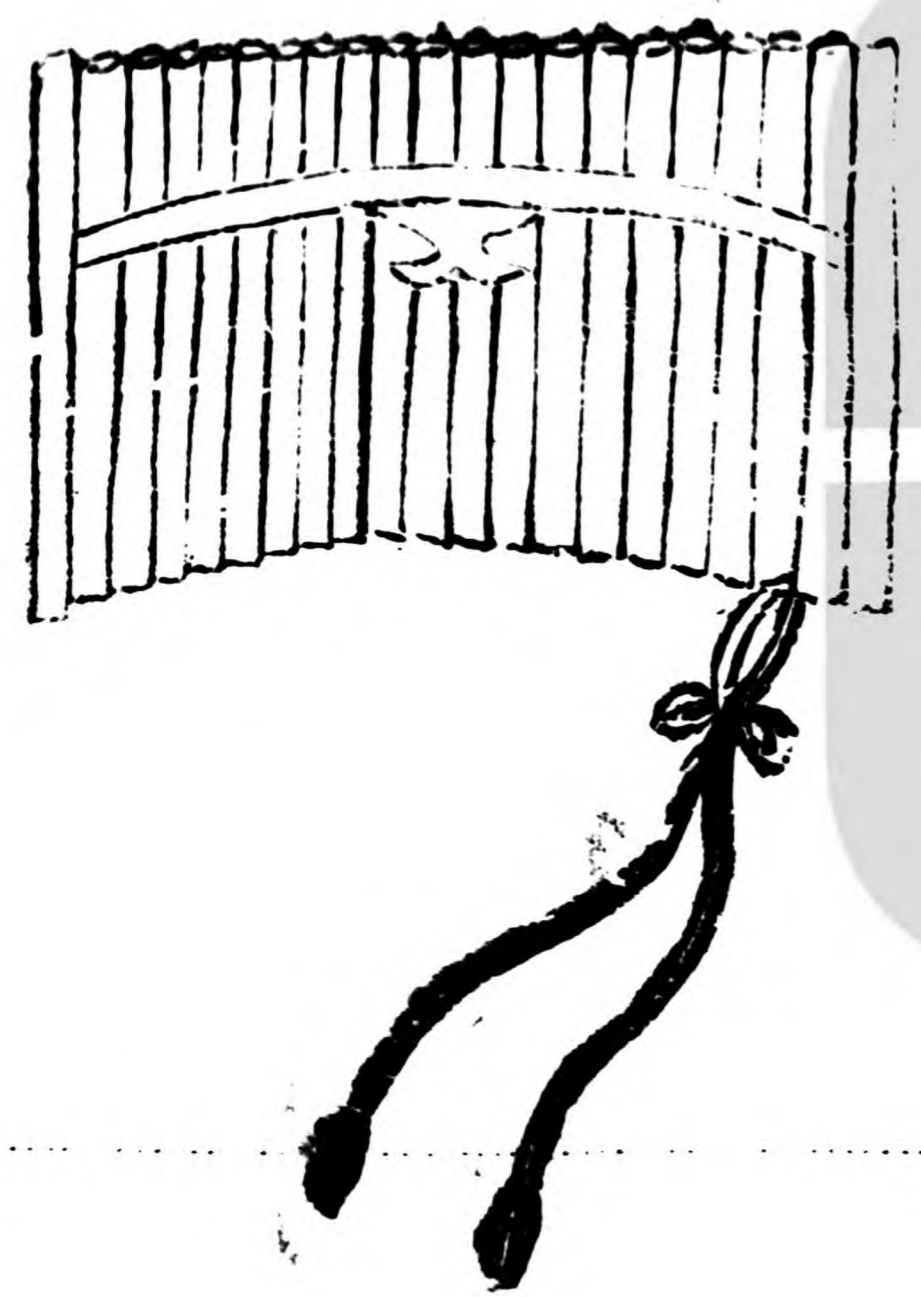
韋周曰地籟則衆竅是巳人籟則比竹是巳郭璞謂籟  
一名為籟廣雅亦曰籟謂之簫蓋簫籟比竹而成古猶  
天地之籟賴風竅而怒號也許慎以簫為籟是知簫  
如籟而三竅未嘗比竹為之呂氏春秋有吹籟見越王  
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未為知音者也

短簫二十一管



短簫鑊鼓軍中鼓吹之樂也唐樂記有二十一管簫羽  
 葆鏡吹橫吹部用之豈短簫歟其曲有悲思翁艾如張  
 上之回戰城南元雲朱露之類是也何承天謂黃帝使  
 岐伯作之以揚德蓋有所受歟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  
 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樂羣臣短簫鑊鼓吹之常亦  
 以賜有功諸侯也然則非有功者其可賜乎昔蔡謩拜  
 吏部尚書啓後主假鼓吹樂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  
 有功乃授謩不自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有締構之功  
 宜且如啓謩蔡謩不當假而假之臣不臣也後主知不  
 可授而授之君不君也傳曰名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  
 以假於人可不監哉

燕樂簫二十一管



樂之簫凡二十一管具正均七声左清倍右濁倍通  
 五均焉其俗之樂也與龜茲部所用者大同小異爾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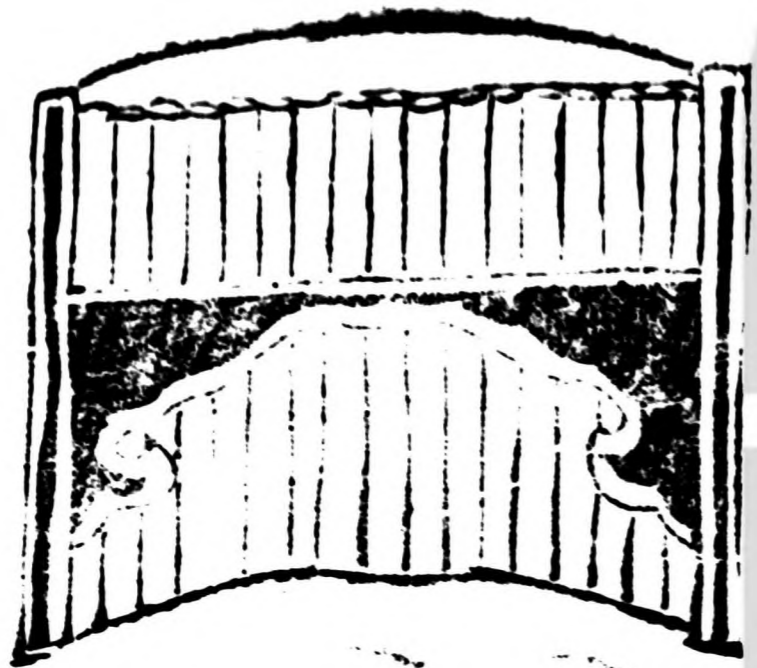
正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制為景雲河清歌名曰  
清樂箏時元會第一奏是也

清樂箏 十七管



教坊箏 十七管 唱箏

和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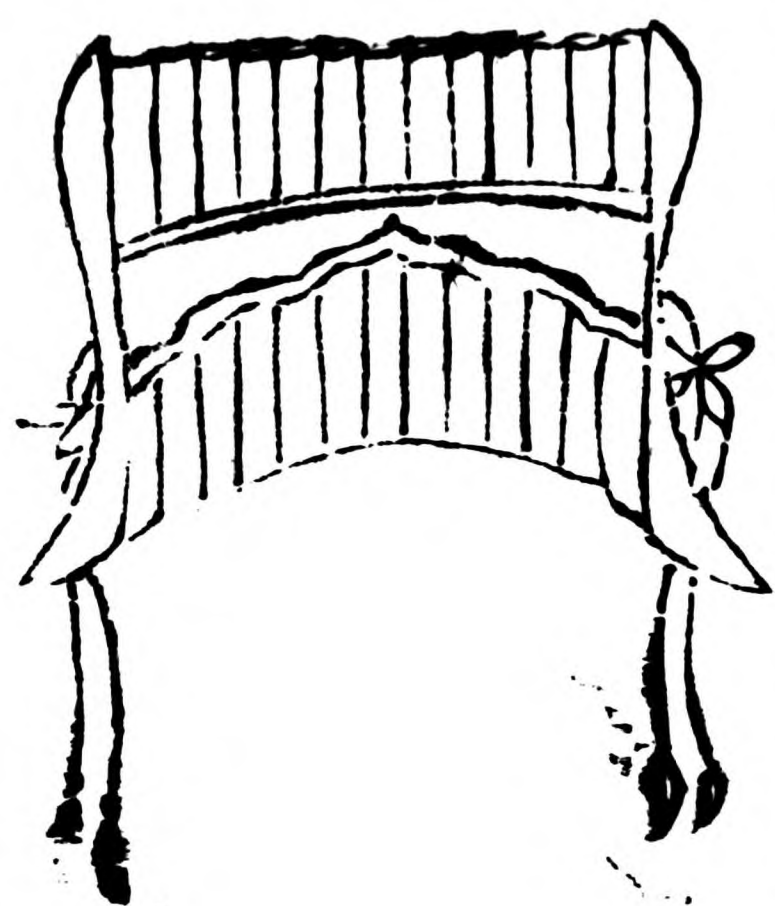


景雲樂記教坊所用之箏凡十七管以箏箏十字記其  
辨然清樂部所用十七管其聲法不同故並存之宋樂



有唱蕭各二人和蕭十人亦一時制也

鼓吹蕭十三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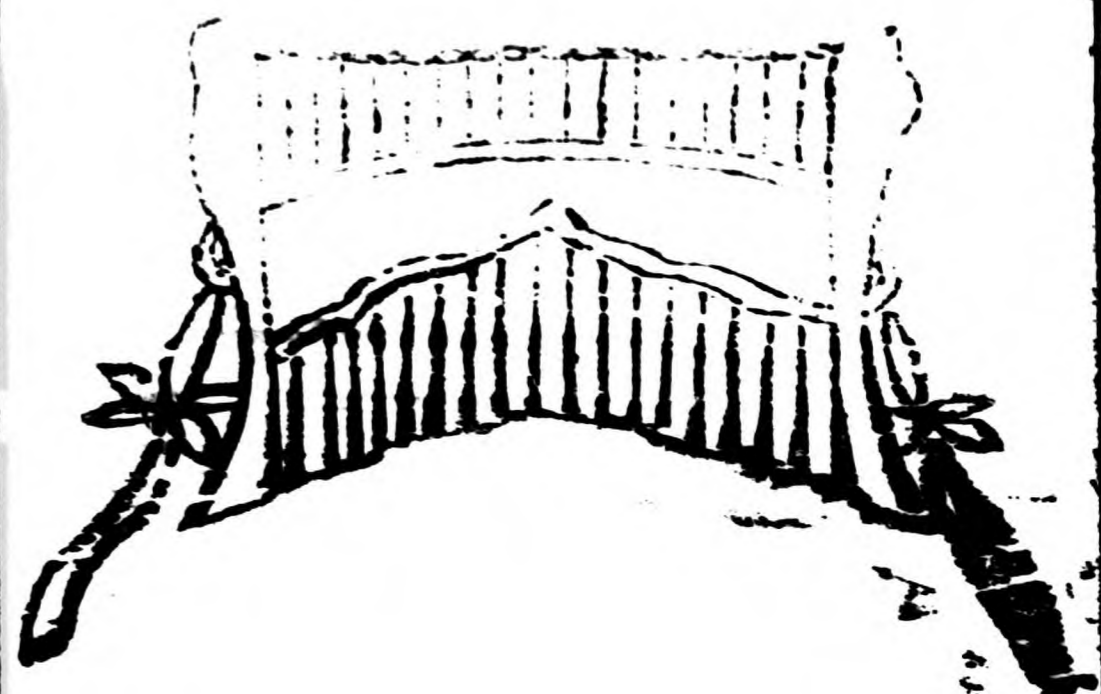
景祐樂記十三管之蕭凡三種鼓吹部用之臣觀陳文帝微時嘗詣到仲舉仲舉時獨坐聞蕭鼓聲有頃帝至仲舉異之是知蕭鼓之樂帝王所擅豈其吉祥亦兆於此歟

李冲蕭 二十三管



唐李冲所傳之蕭凡二十三管其制作不同亦一時之制也豈感於郭璞大蕭之說歟

鳳簫



洞冥記帝常夕東望有青雲焉俄見雙鵠集於臺上有  
頃化為神女舞於臺下握鳳管之簫舞落霞之琴歌清  
吳春波之曲亦鄰於怪矣

吹簫

一人執規十手自負一人吹簫長短皆應故君乎上而  
善吹者漢之靈帝也臣乎下而善吹者伍子胥周勃之  
徒也至於簫史吹之而雀鶴自至馬先生善之而木人  
作使其精妙蓋有如此者矣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  
也易說曰夏至之樂補以簫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間以  
簫然則簫為中呂之氣夏至之音豈不信哉月令仲  
夏之月令樂師均管簫亦此意也

七孔簫



劉熙釋名曰箛籥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郊地之竹以  
爲箛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然三漏之箛所以通  
中声先王之樂也七漏之箛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  
鼎崇義禮圖所傳并今太常所用者三孔而已豈亦得  
先王之制歟

霜條箛八孔



劉熙釋名曰箛啼也声從孔出如嬰兒啼声也廣雅曰  
箛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六孔前一後四頭一月令仲  
夏之月調箛蓋調之使和故也洞冥記所謂吹霜條之  
箛亦豈過是東觀漢記明帝幸南陽舊宅作雅樂奏鹿  
鳴用填箛和之以娛嘉賓信乎一時之和樂也齊書載  
世祖作伎樂於南康有絲而無管俄聞空中有箛声調  
節相應一何怪哉

吹箛

禮言吹箛掌之笙師詩言吹箛主之仲氏則箛亦笙類  
而仲氏以况中声出焉先王之雅樂也故後世推善吹  
者前有伍子胥後有朝雲而已洛陽伽藍記述後魏河  
間王琛有朝雲者善吹箛能爲團扇歌隴上声及琛爲  
秦州刺史屢討叛羌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羌人聞者皆

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簫信乎樂之感人如此苟以之移風易俗天下胡爲而不寧哉古史考曰古有簫尚矣蘇成公善簫而記者因以爲作誤也或謂暴辛公所造益無據矣舊志以簫爲管是不知簫春分之音而管十二月之音也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七終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八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竹之屬

雙管

大呂管

雙鳳管

駱駝管

拱辰管

簫管

尺八管

雙管

黃鐘

七星管

太平管

跋膝管

昭華管

中管

豎篴

黃鍾管

大呂管

樂法圖曰東律主黃鍾聖人吹管知律管音調則律歷正矣然則黃鍾之管九寸與長尺之制異矣九寸之管主黃鍾則十寸之管應十日可知矣楊雄曰声生於日言黃鍾管如此則大呂管可知矣唐李冲謂管有一定之声絃多舒緩之變故捨旋宮琵琶制旋宮雙管法雖存於簡易道實究於精微矣然大呂管通五均則是黃鍾管通七均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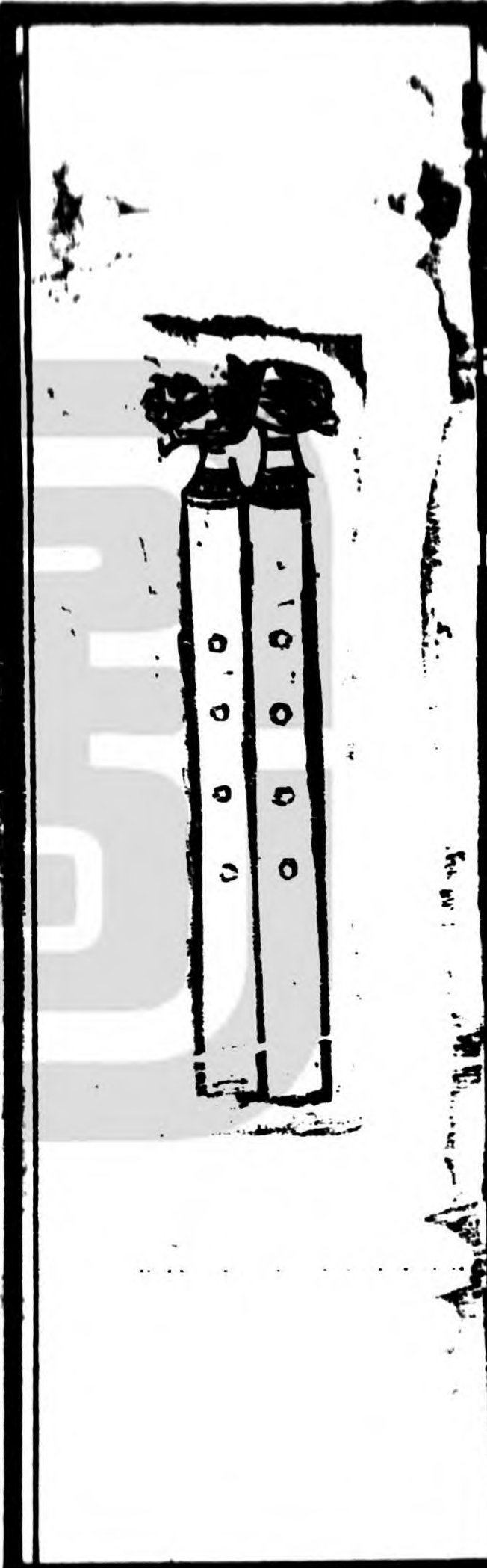
七星管



廣雅曰管象箎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風俗通說文皆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也蔡邕音荀曰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士以三者推之管象箎而六孔長尺圍寸而無底十二

乃之音也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一定為調合鐘磬  
 之地各有短長應律呂之度蓋其狀如篴而長其數盈  
 事而七竅橫以吹之旁一竅慎以竹膜而為助聲唐劉  
 係所作也用之雅樂豈亦溺於七音歟班固曰黃帝作  
 律以至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其言十二月音則  
 是至於論以玉為管是不考黃帝取嶰竹之過也韻

雙鳳管



雙鳳管蓋合兩管以足十二律之音管端施兩簧刻鳳  
 以為首左右各四竅左具黃鍾至仲呂之聲右具蕤賓  
 至應鍾之聲古者截候氣律管併而吹之以達六陰六  
 陽之聲其制不過如此升之雅樂可也

太平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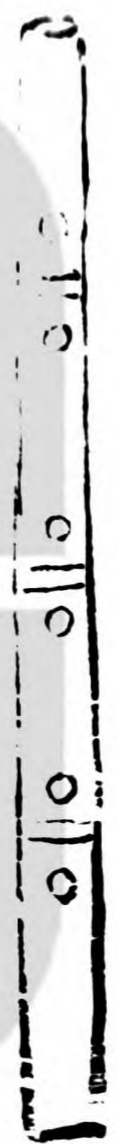
太平管形如跋膝而九竅是黃鍾一均所異者頭加竅  
 繁爾唐天寶中史盛所作也然九竅則陽數之窮失古  
 人所以道中聲之意也

駱駝管



跋膝管其首如橐它因以立名唐樂圖有之非古制也

跋膝管



跋膝管其形如遂而短與七星管如篴而長者異矣唐清  
樂部用之然亦七竅其黃鍾一均其失又與七星管同矣

拱辰管 六孔



樂勅乾德中太常和峴論樂府手笛之制如雅笛而小  
其長九寸與黃鍾之管相埒其竅有六與雅声相應然  
四竅在左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叉而拱之因更名拱  
辰管而鼓吹登歌用焉與唐呂才歌白雲馬滔進太一  
樂等列之宮縣旋宮為八十四調亦可謂近雅矣然旋  
宮之制不本於周官之三宮八十四調尚溺於七音之  
失未全乎古樂之發也幸而

太宗皇帝造九弦之琴列之太樂而拱辰亦自此廢豈非有意復古歟

昭華管



昔漢高祖入咸陽周行府庫殊珍異寶蓋亦不貲其尤  
驚異者有笛長二尺三寸其銘曰昭華琯焉隋煬帝將  
幸江都時有安公子於笛中吹曲其父怪而問之其子  
對曰宮中新翻也其父歛歎謂其子曰宮者君也商者  
臣也宮商往而不返非吉祥也其情鑿如此

簫管

尺八管

中管

豎篴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  
之尺八管或謂之豎篴或謂之中管尺八其長數也後  
世宮縣用之豎篴其植如篴也中管居長篴短篴之中



也今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與管也

樂書卷第二百四十八終

樂書卷第二百四十九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竹之屬

雅笛

長笛

短笛

雙笛

豎笛

手笛

七孔笛

十二律笛

十二廟笛

柯亭笛

煙竹笛

鳳鳴笛

雅笛

六孔

笛之為樂所以滌蕩邪心歸之雅正者也後世雅笛之  
 制殊廢而為五以合五聲必竅而為六以協六律傳緯  
 有六孔之說豈雅笛歟古者論笛之良不過衡陽之簞  
 也故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焉蓋無異於倫伶斷嶰  
 谷雌雄之竹以為律呂也由是觀之舜之簞韶九成鳳  
 凰至於來儀庸詎知非具雌雄之竹邪昔唐明皇之時  
 海內無事號為太平而寧兩善橫笛歧玉善琵琶亟召  
 於殿宇吹玉簫擊羯鼓相與娛樂而已故一時達官大  
 臣翫談音樂清聲逸韻流播萬古使後世流連荒亡之  
 徒卒陷溺覆軼而不知反彼誠有以倡之也可不戒哉

長笛

六孔如尺八而長



短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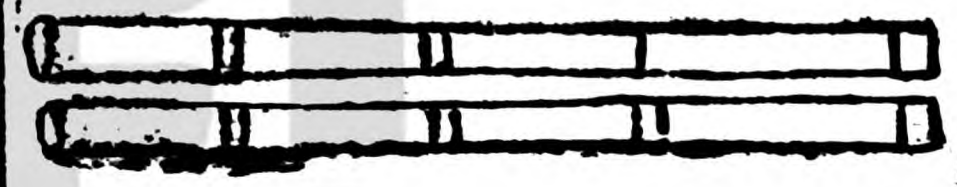
尺余



昔人有吹笛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則長笛  
 六孔具黃鍾一均如尺八而長晉桓子野之所善馬融  
 之所頌伏滔之所賦王子猷之所聞相如之所善蔡邕

之所制也魏明帝時令和永受笛聲以作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古歌詞曰長笛續短笛晉列和善吹裁音十三以應律劉和之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今樂府所用短笛長尺有咫此笛長短之辨也

雙笛 玉孔



雙笛之制蓋起於後世馬融賦之詳矣易京君明素識音律因四孔之笛更加一孔以備五音焉漢蔡邕之於笛非特善相材亦善相琴材矣彼其聆柯庭之椽知其為良竹觀吳鬯之木知其為良桐已而裁之為笛奇聲寒亮斷之為琴殊聲獨絕自非深窮物理通音律者孰與此哉

豎笛 六孔



豎笛之制六孔具黃鐘一均聲應十二律之調升之雅樂可也後世官縣用之不亦可乎晉時黃鐘笛三尺八

十鍾宗之減為三尺七寸矣縱又減三尺六寸五分豈本於此歟

手笛 六孔如雅笛而小



和峴論太樂手笛之制如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鍾律管等矣其孔有六與羌笛同矣昔宗同善吹以為新引唐雲朝霞善吹以為新聲孫處秀善吹而作犯調李牟善奏而風至皆一時妙手也

七孔笛



俗通曰笛滌邪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之七孔者曰笛者滌也可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七孔下謂漢部用之蓋古之造笛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管韻所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者也其制可謂善矣然後七孔以道七音非先王之制也

十二律笛

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有二笛故  
 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  
 有奇正聲調法黃鍾為宮應鍾為變宮南呂為羽  
 變徵姑洗為角大簇為商然宮生徵  
 林鍾生商林鍾徵生商林鍾生太簇商生羽太簇生南呂  
 南呂生角南呂生姑洗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變宮生變  
 徵應鍾生蕤賓下徵調法林鍾為宮南呂為商應鍾為  
 角南呂為變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賓為變宮清角  
 之調姑洗為宮蕤賓為商林鍾為角南呂為變徵應鍾  
 為徵黃鍾為羽太簇為變宮凡笛躰用角律其長者八  
 寸短者四寸空中實容長者十六三宮二十一變也伏  
 空四所以便事用也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  
 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



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夾鍾之笛正  
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一尺四寸姑洗之笛正聲應  
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蕤賓之  
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  
奇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  
分七釐有奇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  
尺六寸南呂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  
寸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三尺九寸九  
分六釐有奇其法可謂詳矣然不知去二變以全五音  
去六十律以全十二律其於先王之制不亦遠乎

十二箱笛

宋世十二箱笛之制其長短之度增損有所不同故晉  
荀勗作律笛十二以正雅樂黃鍾箱笛三尺八寸元嘉

中鍾宗之減為三尺七寸矣縱又減五分為三尺三寸  
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三  
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  
九寸一分蕤賓箱笛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  
又減一分為二尺五寸八分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  
蔡邕之制而已至梁武帝又制十二笛寫四通聲飲古  
鍾五律并周世古鍾焉故黃鍾笛三尺八寸大呂三尺  
六寸太簇三尺四寸夾鍾三尺二寸姑洗三尺一寸中  
呂二尺九寸蕤賓二尺八寸林鍾二尺七寸夷則二尺  
六寸南呂二尺五寸無射二尺四寸應鍾二尺三寸然  
黃鍾之元九合天地之氣故其笛十有八調上生者悉  
倍其部下生者傳差一調半上生悉五指應飲下生者  
悉三指應飲下生中呂雖云不復生至於數窮復本又

得上生黃鍾天地自然之數也黃鍾十八調下生林鍾  
七調黃鍾笛三指聲應林鍾笛飲聲林鍾七調上生太  
簇十四調林鍾笛五指聲應太簇笛飲聲太簇十四調  
下生南呂五調半太簇笛三指聲應南呂笛飲聲南呂  
五調半上生姑洗十一調南呂笛五指聲應姑洗笛飲  
聲姑洗十一調下生應鍾四調姑洗三指聲應應鍾笛  
飲聲應鍾四調上生蕤賓八調應鍾笛五指聲應蕤賓  
笛飲聲蕤賓八調上生太呂十六調蕤賓笛五指聲應  
太呂笛飲聲大呂十六調下生夷則六調大呂笛三指  
聲應夷則笛飲聲夷則六調上生夾鍾十二調夷則笛  
五指聲應夾鍾飲聲夾鍾十二調下生無射四調半夾  
鍾笛三指聲應無射笛飲聲無射四調半上生中呂九  
調無射笛五指聲應中呂笛飲聲雖當時號為雅樂考

之先王之制其不及遠矣

### 柯亭笛

晉蔡邕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東第十六椽竹取以為笛  
果有異聲可謂知無音之音矣晉柏伊善音樂為江左  
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寶而吹之至於為王徽之作  
三調弄豈得已哉文士傳柯亭為高遷亭誤矣

### 煙竹笛

國史補載李舟嘗於村舍得煙竹為笛以遺李牟堅並  
載石牟得之當時號為第一手月夜泛江倚舟吹之其  
聲寒亮逸發往往異於他笛希代之器也俄有客至請  
笛吹之呼吸盤辟應拍粉碎舟亦失客所在疑其為蛟  
龍亦怪事已

### 鳳鳴笛

晉書帝使伶倫採竹於嶰谷以為律斬竹於昆谿以為  
笛或吹之以作鳳鳴或法之以作龍吟由是觀之古人  
制作未有不貴其有循而躰自然也宋辛宣仲善筆胡  
鳳龍吹笛惠度工歌同於林下弦管道韻時又謂之三  
樂亦一時之盛也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九終

樂書卷第一百四十九終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匏之屬

竽笙

鳳翼笙

義管笙

雲和笙

十七管笙

十二管笙

十二月笙

箴

擊竹

木之屬

九龍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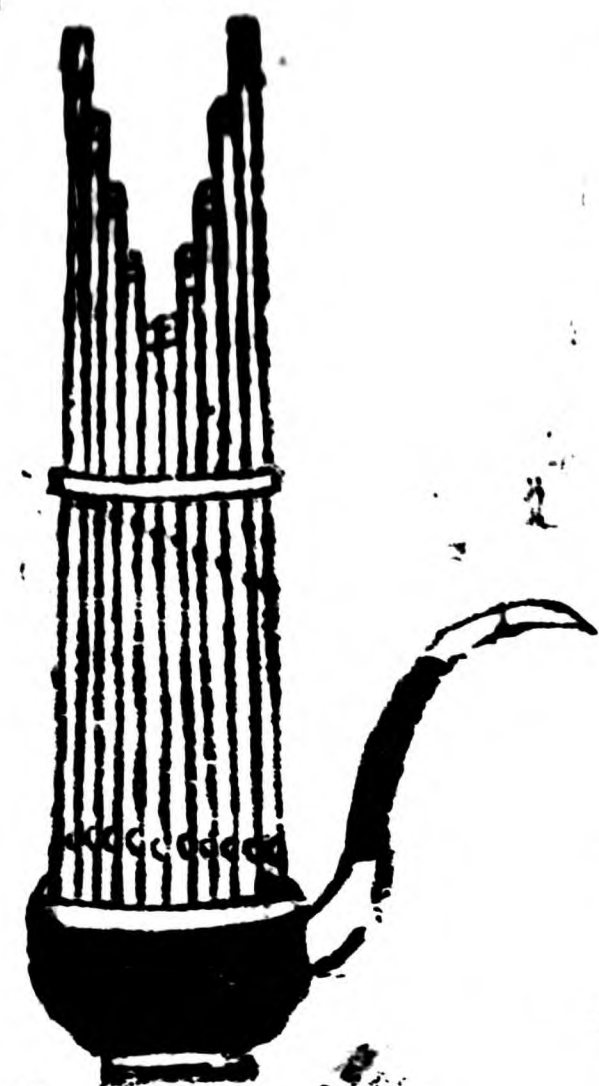
撞木

大架

小架



竿笙



近代竿笙十九簧蓋後人象竿倍聲因以名之然竿笙  
異器而同和故周官竽與笙均掌之以笙師焉既謂之  
竿矣安得又謂之笙乎古人之制必不然矣世人或謂  
大笙謂之簧是不知笙中有簧而簧非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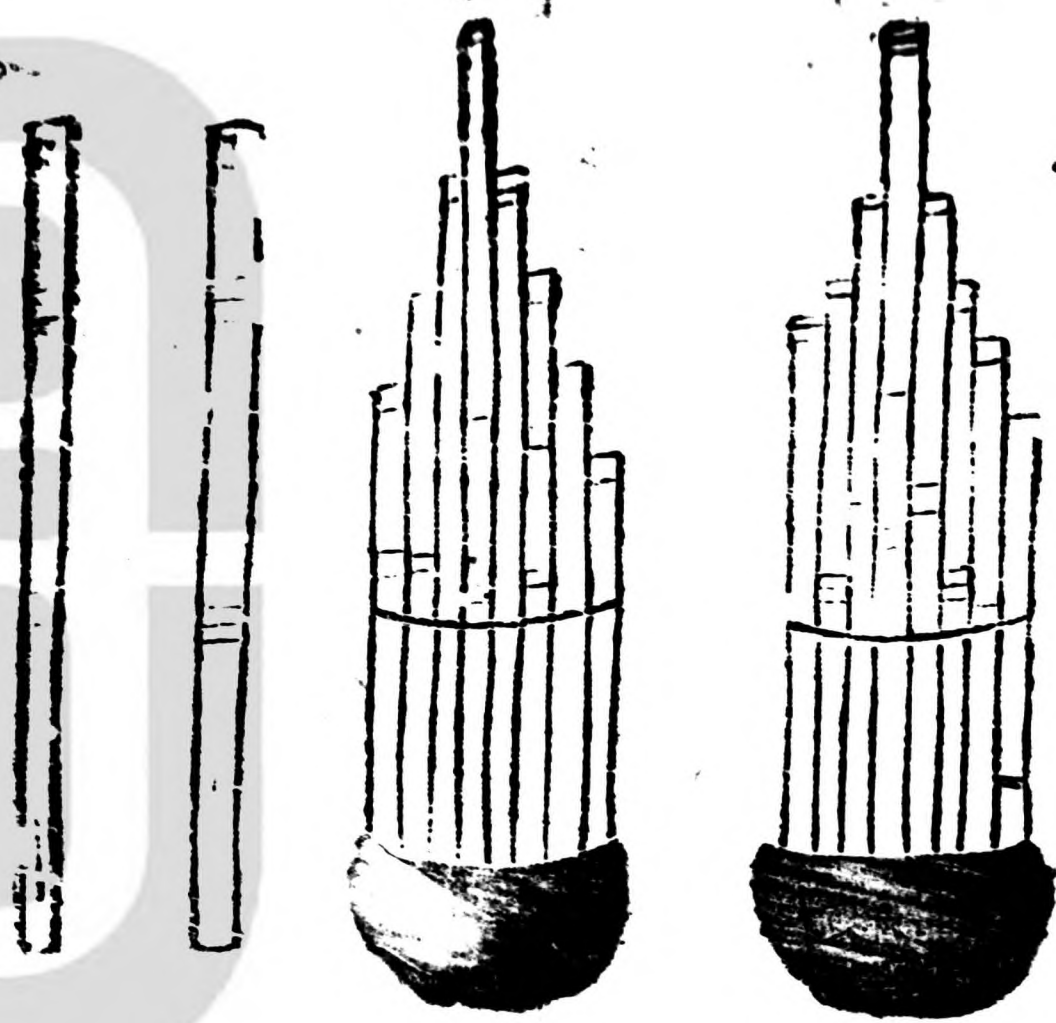
鳳翼笙

參差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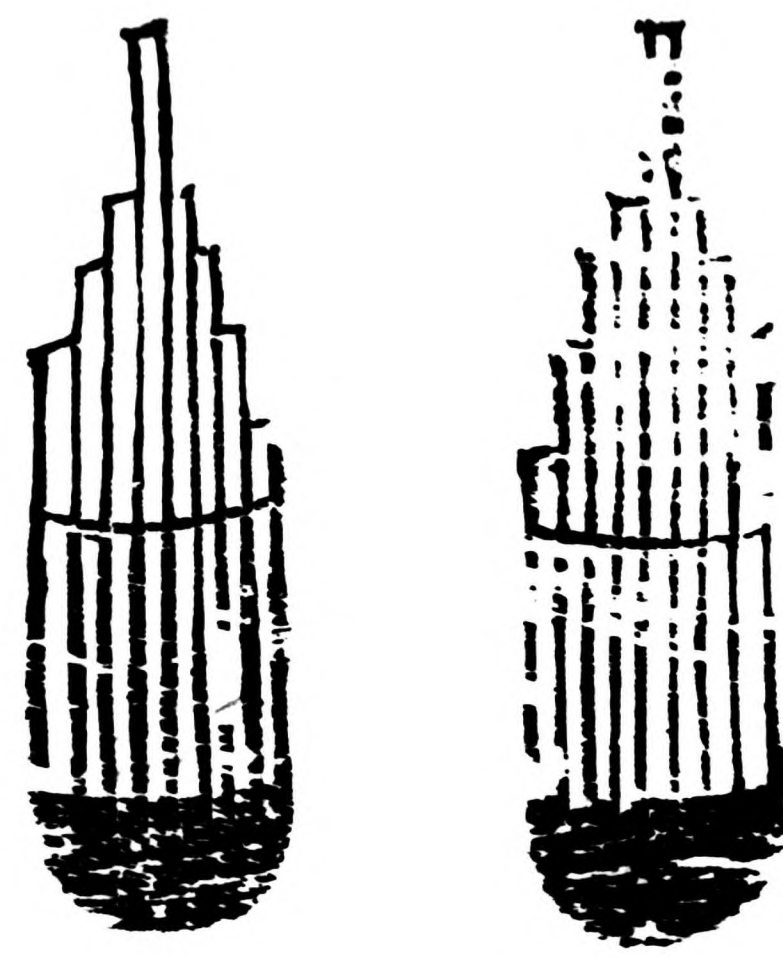


昔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蓋嘗於緱山  
月下吹之矣唐太和中尉遲章尤妙於此宣宗已降  
有范漢恭焉其子師保在陝州亦曲盡父藝咸通以後  
有柳存質揚敬元並稱妙手矣

義管笙 二管十七簧



聖朝大樂所傳之笙並十七簧舊外設二管不定其謂  
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之世俗之樂非先王之制也  
雲和笙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笙

其製也與雲和琴雲和箏類矣

十七管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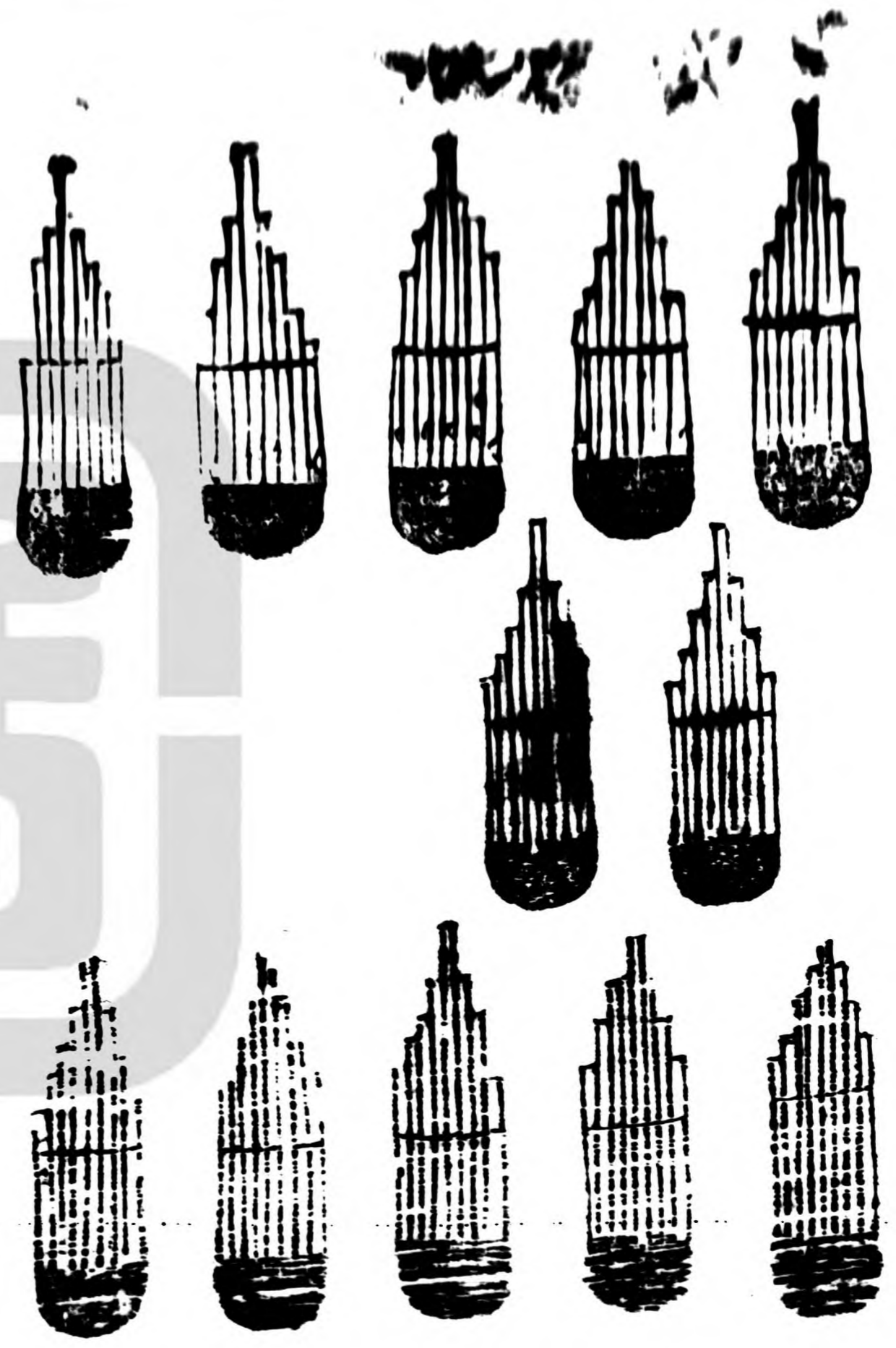
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通黃鐘二均若清樂用之

十二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二管之笙燕樂用之

十二月笙 十二枚



增用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管宣帝令  
典解斯證議證駁之曰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然一笙  
十六管惣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及無還宮之  
義深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竊謂不可帝納之停譯所  
獻焉其制今云矣夫

箛

箛吹簫也言其聲秋秋然也急就章箛箛起居課後先  
言箛簫及箛為作休之節今闕闕間欲相號令乃吹指  
為節此吹簫之遺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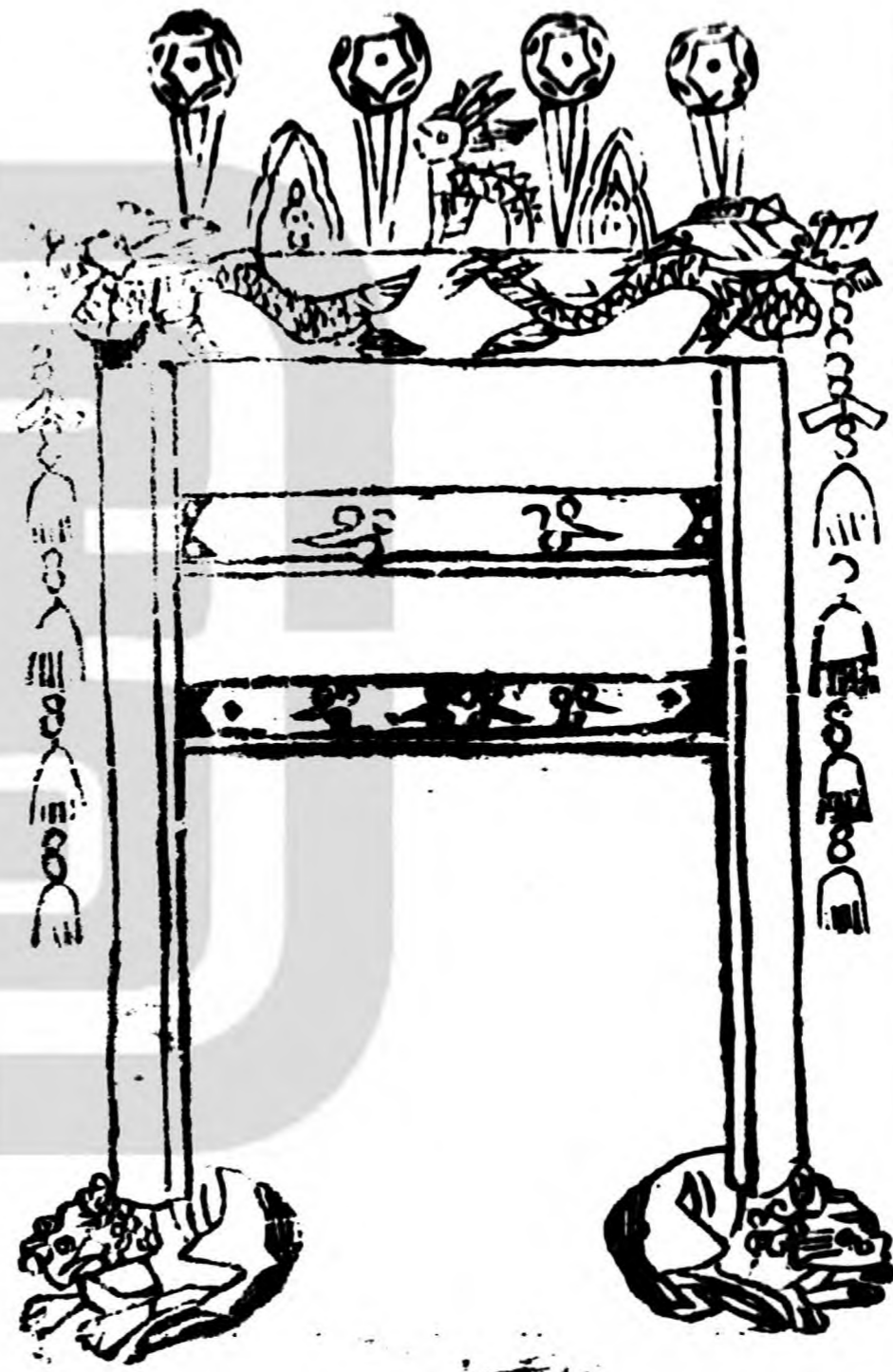
擊竹



擊竹之制近世民間多有之蓋取竹兩片緊厚者治而為之其長數寸手中相擊為節與歌拍相和焉方之高離漸所善者固異矣

木之屬

九龍簾



昔閩閩伐楚破九龍之鐘簾淮南子述之為其不足法後世故也其楚人之侈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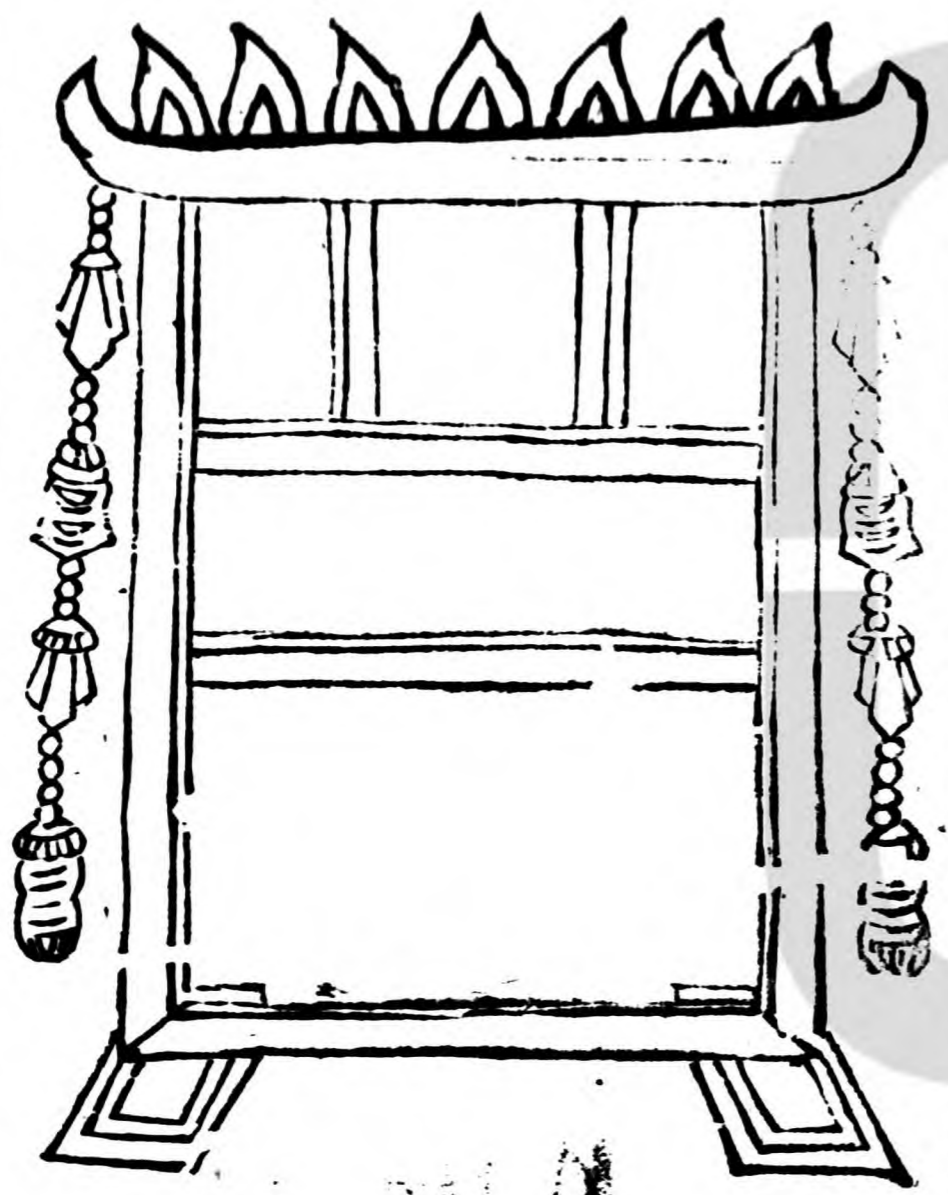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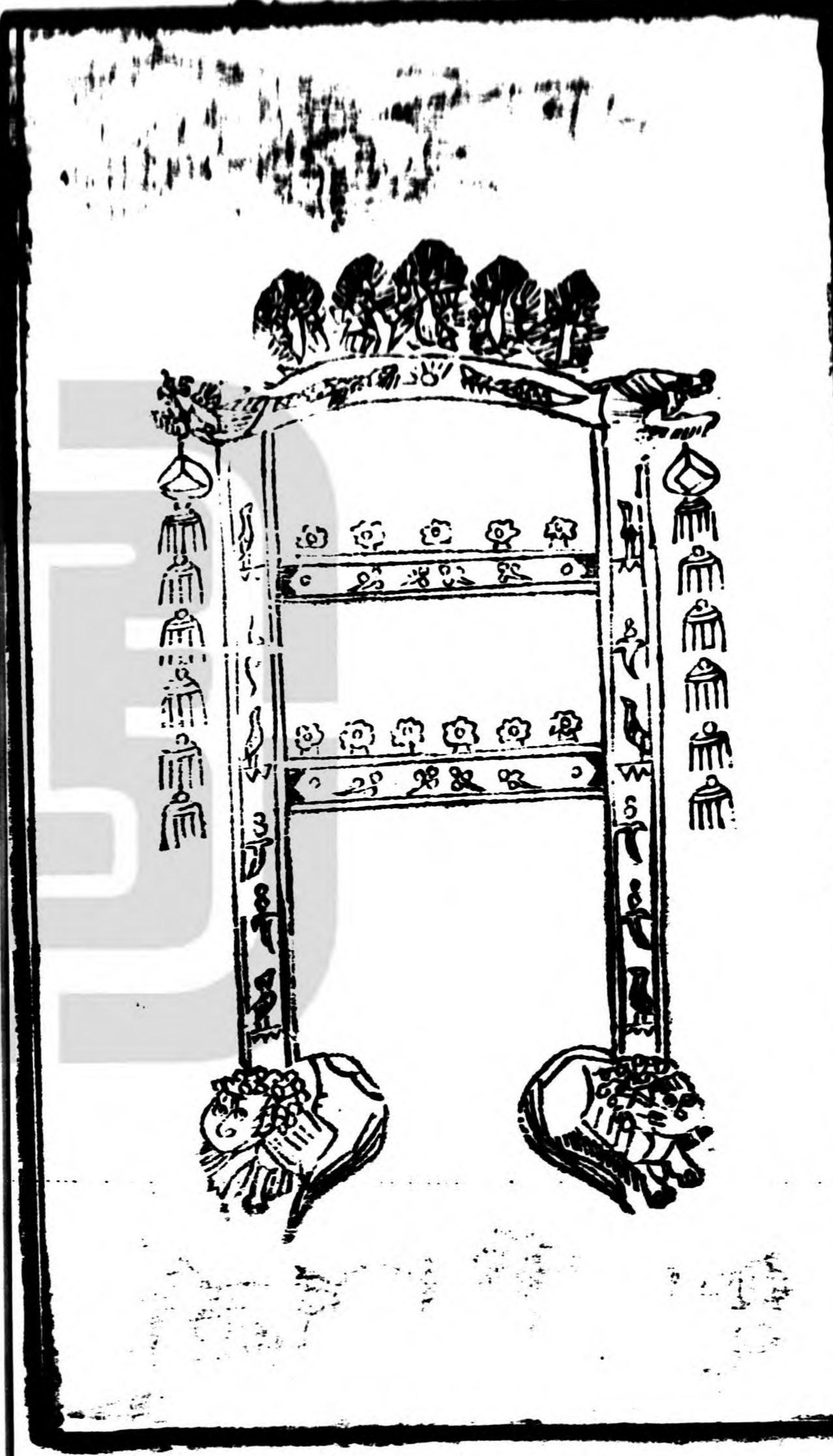
撞木



古者撞鐘擊磬必以濡木以其兩堅不能相和故也海中魚曰鯨有獸曰蒲牢蒲牢素憚鯨魚擊鯨則蒲牢鳴猶晉有石鼓不鳴取蜀中桐材斲為魚形擊之則鳴矣後世由是作蒲牢於鐘上而狀鯨魚以撞之則石磬

之器亦上削桐為魚形以擊之張衡謂發鯨魚鏗華鐘  
抑有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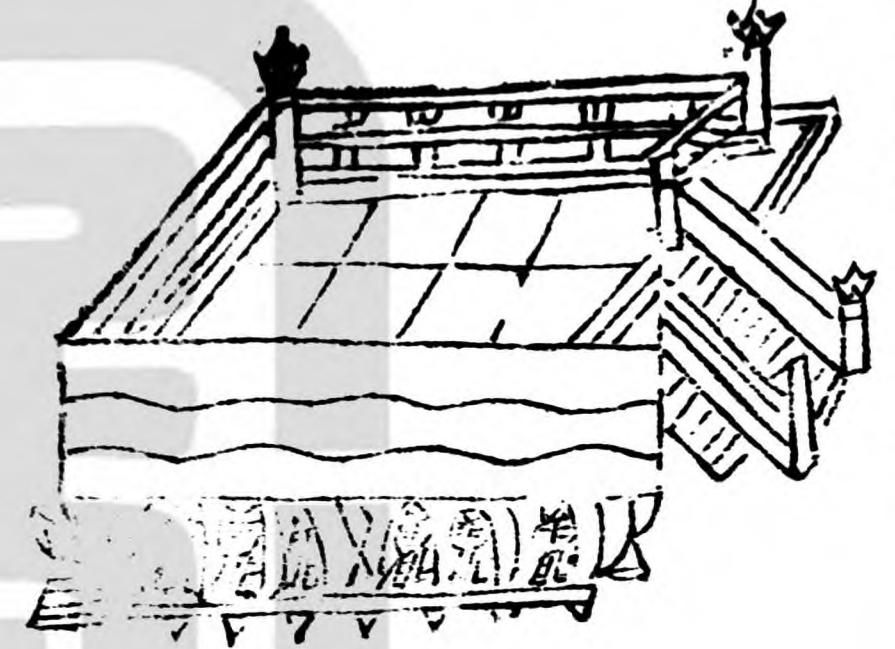
大架



漢魏以來有四箱金石之樂其樂縣之架少則或六或  
八多則十六二十至唐始益為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  
有七十二架其小大之辨可知矣段安節雅樂部宮縣  
四面五架即古龔虞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

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彩翠絲絃爲之十二律鐘上有九乳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鍾各一架每架各列編磬十二亦依律呂編之雲韶部用玉磬四架亦可謂詳矣

熊羆案



熊羆案十二悉高文餘用木雕之其上安板床焉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之外以施殿庭宴饗用之圖熊羆以爲飾故也隋煬帝更於案下爲熊羆羆豹之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幃於上用金彩飾之奏爲字清月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樂非古人朴素之意也

拊

昔帝嘗命人作爲唐歌有拊以爲節則樂之有拊擊之以爲節者也蓋情發於心聲動於外是故怨怒之聲其拊連淫溺之聲其拊無節龜茲樂人彈指爲歌舞之節亦拊之細也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樂圖論

雅部

歌

詩上

詩中

詩下

詩上

詩之道出於情性則渾而為一其義各有所宜則離而為六風雅頌者六義之體賦比興者六義之用體立於終始而用列乎其中猶之天地設位於上下易行乎其中也周官以敏德孝行居三德三行之中繫辭以吉人蹀人居六辭之中義協於此今夫根於德性之微足以風天下者風之義也出於法度之粗足以正天下者雅之義也出於功德之成足以告神明者頌之義也凡取



彼所有而鋪陳之者賦之義也以水比禮以魚比民之類者比之義也以黃鳥興后妃以燕燕興戴嬭之類者興之義也周官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自其理觀之謂之六義自其形於言謂之六詩其實一也蓋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鍾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誅者中音然則樂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於國子則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治大以詳卑者其治小以略嘗試論之古詩三千餘篇仲尼刪而存之者五百篇而已三百篇之義仲尼一言以蔽之者思無邪而已故弦而歌之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奏清廟之什而祖考來格奏昊天之什而神祇昭答况美教化移風俗者乎世衰道微天子不採詩太師不明變言不合雅頌奏不諧金石淫辭麗藻之唱盈於天下淪肌膚而浹骨髓矣自所謂空言者也又焉有所感格爲哉

詩中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永在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而見后妃以賢之志泉水作而見衛女思歸之志鷓鴣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臯陶之賡歌所以永

吾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永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  
歌所以永吾用賢之言四牡之作歌所以永吾將母之  
言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永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永言  
也揚子曰說志者莫辯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  
之意邪師乙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永言之意邪蓋詩仁言也歌仁  
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爲先歌次之合  
而言之絃歌詩頌同謂之德音也記曰詩言其志也歌  
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以詩序求之在心爲志發言爲  
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  
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者歌永其言也永歌之不  
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舞動其容也此曰詩  
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及舞何也曰古者  
舞以八人爲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  
永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教而曰  
詩言志歌永言別而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之所  
掌而曰九德六詩之歌合而言之以統同也記曰絃歌  
詩頌瞽矇掌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又何也  
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  
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詩下

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  
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爲德  
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  
爲之音瞽矇掌琴瑟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  
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

若靈臺靈臺所羨又不過虞業維樞音鼓維鏞曠腹奏  
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  
諸侯之微卒能比德文王而靡悔以王大邦受帝社施  
孫子如此其盛者殆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  
好德則古樂之道是誠在我其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  
師也患不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  
夫豈以其不能而遂賊之邪子夏之於詩仲尼蓋嘗悅  
而進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以貊其德音羨王季之  
德中以肅雍和鳴頌成王之樂終又以誘民孔易勉之  
是子夏之於魏欲使是君爲成周之君是民爲成周之  
民彼其用心不亦仲尼欲爲東周意乎文侯誠能移溺  
音之好而好是德音內以和志外以成教則樂行而民  
嚮方天下皆寧矣豈特魏哉患不能平其好惡反周道  
之正而已然子路之於祭君子以爲知禮子夏之於魏  
君子以爲知樂至孔子論三王之禮帝舜之樂不以告  
回者語之夫豈以二子爲不知禮樂邪要之得禮樂以  
成德非苟知之亦允蹈而行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  
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詭於聖人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上

歌中

歌下

歌上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為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為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勑戒之時也歌如之何而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

以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  
上之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之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  
惰萬事墮以明上之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之否也然則  
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爲能而  
以能戒爲善雖虞舜之時尚爾况其他乎然王人道也故  
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天道也  
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勅天之命惟時幾豈不宜哉  
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  
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  
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因  
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  
三月不知肉味爲哉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声乃  
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只於

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二年  
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始秦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賁曰  
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  
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  
或曰方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矣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乃  
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長乎鼓  
之軒乎儻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道卿雲叢  
敷幡龍償信於其藏蛟龍躍踊於其淵龜龍咸出於其穴  
遷虛而事夏也其言雖不經彼亦有所受之也

歌中

歌之所以爲樂上則揚之如抗下則抑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橐木倨則折旋中矩句則周旋中鈎響象  
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  
歌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之頌此之  
謂德音者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声德音之  
所形也蓋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  
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  
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  
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之  
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万物直乎東則之動  
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人之歌也與  
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声和則形和形和則氣  
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下應焉其形和也  
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  
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  
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数而不乱能勿理乎万物各有成  
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万物循生信乎歌之氣  
盛而化神固有如此者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  
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贛之間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声  
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而已哉釋名曰人声曰  
歌歌柯也以声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近取諸  
身而爲人声遠取諸物而如柯葉義或然也

歌下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  
行之声氣異異声声異異歌歌異異宜此所以聲歌各  
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

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  
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靜正者君  
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寬柔仁德莫盛焉以  
禮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禮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正而後成政  
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有大大則崇化其體廣大  
謙於離靜以即動不可不鎮之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  
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大雅德遠黎庶政之大者  
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  
儉以爲德其情好禮以爲行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  
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大陋小雅譏小己之  
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頌之所以  
爲頌者雅積之也雅之所以爲雅者風積之也蓋正直

爲正正曲爲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  
直爲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  
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  
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  
汙以爲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爲謙而不以已絕物廉  
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君  
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風出於德性繫一人  
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  
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  
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  
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昔季札觀周  
樂於魯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  
偏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周德之衰乎閔睢樂而不淫者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風則正直而靜者蓋歌以聲爲主聲以靜爲本此歌風雅頌所以皆本於靜也記不云乎聲容靜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二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樂圖論

雅部

歌

九德歌 五子歌 登歌上 登歌下

徹歌 歌射節上 歌射節下

九德歌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然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盡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於有成而無壞也始而



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焉切意爲此與屈原爲楚南郢沅湘之俗作九歌之曲異矣

### 五子歌

古之作歌有爲父子而作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也有爲君臣而作帝庸作歌是也有爲兄弟而作五子之歌是也然南風之歌本於孝思帝庸之歌本於勅戒五子之歌本於叙怨其出於嗟嘆之不足一也故其一欲敬人民也其二欲戒荒淫也其三戒其失道也其四戒其絕祀也其五閔其弗可悔也太康逸豫以失邦昆弟傲萬世之爲人君者也五子之怨親親之小者也小弁之怨親親之大者也乃若凱風之不怨豈以其親之過小者邪

### 登歌上

道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故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鞀堂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有在乎奏鼓鞀舜之作樂言拊誅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如此而已蓋象形而上器形而

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咏其声得不為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師而令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為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声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所以賜魯也記禮者彼然而言之豈禮意哉梁武帝罷三朝登歌蓋不知此

### 登歌下

升歌鹿鳴所以示臣德也下管新宮所以示臣事也笙八三成所以告成也遂合鄉樂所以告備也周禮舞師

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禮之輕者雖不舞可也故燕禮言若舞則勺而已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舞勺燕禮輕故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與饗禮重故也古之燕禮言燕而已饗禮則謂之大焉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不以竿笙之声乱人声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故欲其歌之也樂記之論升歌清廟主大饗而言則後世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工升席以歌祖宗功德蓋所以使之不忘本也白虎通曰鳴球搏拊何鬼神貴清淨師鏗鏘也其言特主祭祀而已未為通論也苟為不然諸侯大饗兩君相見之樂亦胡為升歌清廟邪

徹歌

儀禮有司徹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中饋饌禮之終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饗可知矣然小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棘之為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徹歌為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帥卒士而歌徹尊故也小師徹歌卑故也

歌射節上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則王射而歌射節雖在瞽矇其帥而歌者實太師役之也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大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射人以騶虞九節鐘師凡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有節即度數之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之數也樂師以騶虞為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以大令小而奏之以鐘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師小而歌之以人声堂上之事也王之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堂下以鐘鼓奏之則其声足以合奏可審而定和矣儀禮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意也

歌射節下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筭衆賓繼射則無筭有

箏者歌騶虞無箏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與  
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射歌五  
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而言故也  
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則此主鄉大  
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可也王歌騶  
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為尤卑士於諸侯  
為尤卑士射以采蘋節則大夫射兼歌騶虞皆卑者不  
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歌人寓  
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五節而  
止不然不幾於僭乎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樂圖論

雅部

歌

工歌

卒歌

正歌

間歌上

間歌下

笙歌上

笙歌下

遂歌上

遂歌中

遂歌下

工歌

卒歌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  
也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也嘉賓則賓之而弗臣  
使臣則亦賓於彼而已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以行禮  
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聖人制  
禮之意以王道寓之於鄉以君臣寓之於賓主故鄉飲

泗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雖文王之詩亦不害其用之於鄉也工歌樂之所以作也卒歌樂之所以闕也主人之於工有獻送之禮工之於主人有受爵之儀主人之於賓介有辭降之禮賓介之於主人有降之之儀其飲或拜或不拜其洗或辭或不辭蓋所以定尊卑之分也然則先瑟後歌者琴瑟以詠之意也

正歌

樂以人聲為王故合樂亦謂之歌樂亦謂之歌樂貴不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蓋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眾故也主人為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薦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言工又言眾工言眾又言眾笙者周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眾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鍾笙之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眾笙也

間歌上

服有正色間色律有正律間律歌有正歌間歌蓋法度修於下則陰陽和於上故歌魚麗而笙由庚繼之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歌南有嘉魚而笙崇丘繼之歌南山有臺而笙由儀繼之也工歌於堂上以貴自然之聲笙吹於堂下以導自然之氣一歌一吹而聲應相保以為和正非正歌也而已用之鄉人如此則用之邦國可知矣

間歌下

則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公  
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於家  
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爲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於法度  
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爲之基而已今夫  
闡睢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葛覃則志在  
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進賢之實外無  
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則一於后妃之事  
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鳴鳩夫人之德也采芣則致  
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  
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  
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所以殺於王者款然工歌則  
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  
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

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  
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况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  
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  
飲酒義曰工八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  
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  
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  
牡皇華所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  
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  
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  
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  
故也

笙歌上

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君臣和於朝堂上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笙入磬南比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則父子和於家堂下之樂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其得事親之本歟白華孝子潔白其得守身之本歟事親仁也守身義也立人之道盡於此矣人道盡則天地之和應而時和歲豐矣此華黍所以終之也鄉飲酒義曰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事親守身孝弟之本也時和歲豐孝弟之應也笙入堂下吹南陔白華華黍以樂賓賓徒然哉凡以寓孝弟之教而已言歌則工一人拜

笙歌下

言笙則笙一人拜皆指其長者言之工則不興受爵笙則不升堂受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而已衆笙則不拜受爵而坐祭立飲者辨隆殺之義故也

舜琴歌南風有孝思之意存焉笙象物生於東方有生意存焉故孔子既祥五日則於去喪為未遠其心不絕乎孝思猶未全於生意也雖彈琴矣而聲不成焉十日則於去喪為遠而有全於生意故笙歌之聲成焉蓋制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故彈琴而後成笙歌此言彈琴而後成笙歌儀禮鄉飲酒言授瑟而後成笙歌者蓋二十五弦之瑟比夫五弦之琴則琴小而瑟大矣

或舉大以見小或舉小以見大其成笙歌一也

### 遂歌上

傳昔之謂樂咏聲之謂歌樂為歌之實歌為樂之文故  
記曰歌之為言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夫詩不多言之不足之謂也維以遂歌長言之謂  
也蓋歌之為樂出於民性自然非可偽為者也治民至  
此其治之至歟成王之治始乎公劉厚於民事急先務  
也然乎巷阿求賢用吉士急親賢也急先務則智急親  
賢則仁樂也者樂斯二者而已故召康公所以戒成王  
維以遂歌三篇終焉禹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終之以  
飛之用休俾勿壞者其以此歟傳曰夫歌者直已而陳  
德也召康公矢詩以歌之雖所以樂成王治道之成亦  
所以直已而陳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  
異矣春秋大夫無遂事而召康公遂歌何也曰無遂事  
禮也有遂歌樂也

### 遂歌中

燕歌鹿鳴之三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  
遂歌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管新宮而已  
以主於歡者其樂煩主於射者其樂簡故也燕則工歌  
之後笙奏之前為大夫舉旅大射歌笙之後猶未旅至  
射卒乃為大夫舉旅者以燕主於飲而大射主於射故  
也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賓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遂合鄉樂若舜則勺蓋燕而以樂納賓則又管新宮  
不特歌笙間合而已

### 遂歌下

燕禮工歌笙入間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者特遂歌



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序在國則君  
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亦宜乎

樂書卷第一百五十四終

